



中華郵政
特准掛號
認爲新聞
紙類

第一卷
第十六期

前清廢帝溥儀



國聞週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目 要

- | | |
|------------------|-----------|
| 社論(三則)..... | 一章 誠公 一得 |
| 棒喝主義..... | 意首相墨索里尼原著 |
| 修改優待清室條件之經過..... | 蔡受白 譯 |
| 大局嚴重中之上海輿論..... | 公 展 |
| 到結婚的路..... | 何心 冷 |
| 瀏河勘災記..... | 蔣夢 芸 |
| 演劇以後(小說)..... | 馬二先生 |

編 輯 者 言

△意國首相黑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之「棒喝主義」

爲極端主張武力之表示、本報覺得墨氏所著棒喝主義原

文、由蔡君逸譯俾閱者得一聆此歐洲怪傑之言論、

△本期所載修改優待清室條件之經過、蒐羅靡遺足供研究

歷史者之參考、閱者幸勿經忽視之、

△下期有凌曉舫女士之小說「小屋」著墨不多而描寫社

會中勢利情形淋漓盡致特先爲介紹、

△本期時裝小誌仍繼續刊登希閱者諸君注意、

△本報歡迎投稿如女界能以大著見惠尤當盡力介紹、

目 錄

社評(三則)

總統制與委員制……………一 革

國人對時局應具之感覺……………誠 公

國民軍遷移清帝……………一 得

棒喝主義……………意首相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著 蔡 受 百 譯

修改優待清室條件之經過……………記 者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美國 Frank. H. Simonds 著 蔡 受 百 譯

大局嚴重中之上海輿論……………公 展

到結婚的路……………何心冷

瀏河戡災記……………蔣夢芸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公 展

時裝小誌(裙)……………新 儂

演劇以後(小說)……………馬二先生

老人的心(小說)……………何心冷

慈禧秘紀……………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潤色

前期勘誤表

總統制與委員制

一 章

總統制與委員制爲最近一大爭點。主張委員制者竟頗多。區區之見殊以爲不然。

此過渡時期必須用一種委員制之政府。殆無疑問。蓋總統及合法政府無從產生也。至於永久規制則常詳論。吾殊可見委員制之勝於總統制。而紛擾無用。或且過之也。主張委員制之一大理由。爲去爭。不知爭總統固爭。爭委員又何嘗不爭。且爭總統者。一時每不過二三人。乃至四五人。至改設委員制政府。則當世有委員資格者。常不下二三十人。是其因爭而亂也。或將益甚於總統制矣。且國家機關。皆爲辦事用也。中國即行聯邦制。亦不能不求有鞏固敏活之中央政府。是則總統制尙易鞏固。易敏活。而委員制不能。何者。惟一黨專制之委員制如蘇俄者。能鞏固。能敏活。否則瑞士小邦。猶可施政。若以中國之廣大。新邦之艱難。既斷不許一黨專制。則其委員制政府。勢必極龐雜。極渙散。極無責任。且極易瓦解。粵軍政府之往事。可以鑒也。且今日舉委員。勢必網羅全國之所謂領袖。然領

國人對時局應具之感覺

誠公

此次東南東北之戰事。殺人盈野。耗財千萬。歷時及兩月。牽動遍全國。人民窮于供應。輸卒斃于轉徙。加以戰地人民生命財產之喪害。與商業交通機關之損失。綜其總數。殆不下數億萬元。元氣斲喪。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顧考其起因。則一言以蔽之曰。皆爲討曹。曹何以應討。則曰由於賄

袖之人。多有軍權。恐不能捨軍權而來就委員。故結果將多派代表出席。是則雖居負責之地位。而實不負責。而一旦委員間有不睦之事。將立時裂爲幾團。互相否認。而各主張其正統。誠大亂之道也。要之吾人乃望治者。望有負責之政府。依法行政者。委員制則徒滋擾而斷難施政。此吾所以不敢遽苟同其說耳。

然則何以防總統之爭。曰總統本人人可爲之者。是以不宜泛言止爭。惟當使爭於軌道以內耳。以吾思之。將來仍當行總統制。而附以下列之條件。

- 一 軍人須退任幾年後始有被選資格。現任軍戰者不得當選。
- 二 總統不使國會舉。應另由各省選人組織總統選舉會行之。或使國會舉出候補人三名。交由各省省議會指定之。以得省區票最多者爲當選。
- 三 劃定國省權限。實行省自治。

選。賄選何以造成。則曰由于數百名之受賄議員。故苟正名定罪。受賄議員于此大戰亂。確應負有相當之責任。國人經此喪亂。鑒于戰禍之慘酷。固罔不痛心疾首。共冀今後永免兵燹之厄。然吾人於今後之時局。與受賄之議員。尤願國人注意下列二義。

民六而後。南北之分裂。與頻年之戰事。國會皆不失為其中之關鍵。生命歷十三年之久而未嘗成一事。去年賄選之後。乃有副產物之穢憲。然倉猝湊成。內容既多可議之處。又以隨賄選而生。早為國人所唾棄。此種惡法。當然繼賄選而無效。惟是受賄議員以立法者之分。而公然向軍人行錢賄賂。於法律為觸犯刑章。於人格早喪失殊盡。為國家前途計。固不能再任其存在。為澄清政治計。尤不能使其再有參加政治運動之機會。否則政局前途之糾紛。恐益不可能。往者姑不論。即就日來至津活動之受賄議員而言。去年今日方在擁曹上台之會。而此時又復向段孫各方用種種之手段。獻其殷勤。且有以願將功折罪。無報酬選舉大總統之說進者。在現今各方。固不至受其愚。然此輩之毫無廉恥。則幾令聞者咋舌。故以國民地位觀察。此等議員。惟有從速驅諸國門以外。使其不復能參與政治。至於守正之議員。則國人仍應表示相當之敬意。此一義也。

馮胡入京之初意。非不欲將北京根本整頓。而回京之後。受左右官僚政客之包圍。旬日之間。仍任曹錕盤據白宮。且令發佈命令。夫既曰討曹。既曰反對賄選。而仍容其擁有總統名之。此與各方討曹目的。相去為何如。

國民軍遷移清帝

一得

國民軍遷移清帝出宮一事。論者之意見頗不一。愚竊以為是終不能免之事。及今為之。得其時矣。蓋民國總統之於清帝。既以異邦君主相待。則宜有相當之禮敬。而未便擅下逐客之令。故此事出於國民軍。實較為得體。而不嫌瀆冒者也。優待條件。是契約性質。因時勢之變遷。雙方之同意。加以修改。亦事理所當然。

為民國計。首都內固不宜有發號施令之異邦君主。為清室計。亦何必戀

馮胡武人。易受人愚。容尚可恕。至其左右之官僚政客。於此次臨時內閣之組織。乃如餓犬爭食。各自相競不下。總理一席。獨互爭至三數日之久。且仍由曹錕之命令發表。夫外戴國民軍之名義。而內受曹錕之命令。其矛盾又為何如。此等現象。馮胡諸人。或未及注意。然此等官僚。以祇圖獵得高位。攘奪政權之故。鑄此大錯。其罪實不可宥。至對於時局之如何收束。善後之如何辦理。亦未聞有何計劃。吾人對此臨時內閣。實不能不表示失望。為將來時局之發展計。要不能不希望另有替代者出而支持。此又一義也。

比來審察時局形勢。極少可以樂觀之處。而兵事區域收束之異常遲緩。尤足令人失望。榆關唐灤京津各地。甫息戰事。無論矣。上海附近。停戰已達兩旬餘。而尚未完全結束。兵隊駐紮之處。鄉人仍未盡敢回家。秋收無望。麥亦不能播種。行見兵禍之後。繼以荒年。瘡痍滿野。將無回復之日。當事者實不能輕卸責任。故吾人以為今日最急要者。當為各地兵事之收束。至于建國方針之如何擬訂。政制之如何改革。猶尚在其次也。

戀此寥落生感之故宮。矧夫尊號未除。復辟黨之陰謀終無息時。積習難改。閹寺等之侵吞猶諸曩日。朝廷雖小。用度甚奢。苟非遷出宮外。繼猶給四百萬之經費。亦豈能敷用。此尤為清室所應熟思深省。而翻然覺悟。對於此番國民軍之措置。加以諒解者也。至若宮內諸妃。在野道老。對於此舉。或持異議。斯乃表示不忘故主。固人情之常。雖曰短於眼光。亦無妨於事實。置而不論可也。初無斷斷爭辯之必要。

棒喝主義

意首相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原著
蔡受百 譯

拔弩張之態。頗足以代表其爲人也。

譯者附識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氏。爲極端的主張霸權及武力者。自於一九二二年十月秉政以來。不久即有佔領希臘哥甫島之舉。是爲其實行侵略政策之第一步。有人以法之拿破崙德之俾斯麥喻之。至謂其內閣之成立。與李甯之革命。在近代史上有同等之價值。可知其爲一人格偉大之政治家。在意大利勃然興起之棒喝

所謂自由主義。在意大利雖已漸有銷聲滅跡之勢。但信奉之者。仍以一切道德進步等美名加之。稱此爲今日最進化最完美之政治原理。實則此乃社會主義之變相。絕無意識。不值一顧也。

團 (Fascino) 一名法西斯黨。又稱黑衫黨。即係墨氏所倡導。該黨創始於一九二〇年夏季。初僅爲一種無組織之秘密結社。其宗旨專反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實爲此數種主義勢力澎湃下之一種反動。自創立以來。勢力日益強盛。至墨氏組閣。棒喝團乃進而干與國家政事焉。意自墨氏握權後。與前在社會政治下時。已判若二國。現其國內表面狀態。雖不似以前之紛擾。而人民在墨氏鐵腕政治之下。感受痛苦彌深。將來或將激起一度之革命。蹈德俄法諸國之覆轍。正未可知。茲篇爲墨氏之自述。通篇無一語不痛斥自由主義之非。其言雖不盡可信。而一種劍



墨索里尼之肖像與畫像

學理上。亦並無多大之貢獻。吾人須知。治理人民。乃一極艱深極複雜之科學。別種科學所討論者。多爲靜止或抽象之事。而此種科學所討論者。則皆爲活躍有生命之人民。其難易焉。可相提並論。信仰自由主義者。以政治爲一種平淡無奇按部就班之事。此其大誤也。彼等自信。以爲今日之世界。當按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之學說。以治理之。不知亞氏之學說。乃永不能實踐之理想。處今日之世界

而出此言。何其迂闊耶。

自由主義者。十九世紀時所奉爲圭臬者也。十九世紀固非一愚黯之時代。時代本無智愚之分。無論何世紀。智愚多各參其半。而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紀盛行。因其足以促進實業之發展。鼓勵國家主義之

興起也。凡生存於十九世紀之人民。多信仰自由主義。此乃一無可疑者。但因此而推之爲二十世紀唯一合理之政治制度。則絕無理想者也。反言之。在二十世紀時發生之新思想。與已有之舊思想大相懸殊。居二十世紀而言十九世紀之自由主義。乃不識時務之尤者也。吾人須知。憑經驗勝於空談理想。吾今憑吾之經驗。以討論政治。或可邀世人之諒解。自歐戰以來。吾嘗靜觀默察。覺歐洲有一種新起之趨勢。即自由主義之摧敗也。觀於俄國及意國最近之政變。可證明政府不必藉自由主義之信條以生存。實際上政府生存之道。與自由主義之思想。適相反背。試問俄國之共產主義。意國之棒喝主義。何一非與自由主義不相並力者乎。自由一名詞。並非一種目的。乃一種方法。既爲方法。則必須妥爲引導之。管理之。如此則吾人不能不思及所謂武力與霸權。吾人試驗閱古今中外之史乘。世界上曾有一種政府。其成立純係受民意之推戴。而不有賴於武力以爲其後盾者乎。蓋世間從無赤手空拳之政府。此後世界文化縱有非常之進步。亦必無如是之政府。吾可斷言者也。所設民意。乃一至浮泛之名詞。其脆弱無定。不啻一盤散沙。瞬息之間。可以千變萬化。故民意而可代表。乃自欺欺人之言也。世間無論何種完美之政府。必不能壓全國人民之望。政府對於無論何種問題。無論用何方法以解決之。必有一部分人民出而反對。政治之不能十全十美。正如幾何學內之不能化圓爲方也。

政府有所主張。無論其如何公平合理。既皆可引起激烈之反對。若因此而危及國家之地位。則將用何方法以阻遏之乎。曰無他。惟武力耳。武力萬能。乃千古不磨之論。若果不護已。則當局者惟有毅然使用殘暴之武力。以貫徹其主張。此無所用其躊躇者也。設世界各國政府盡棄一切武

力。不用一兵。不備一彈。所有者惟高超玄妙之共和理論。則其國內無論何種麼麼小醜。稍不合意。即可隨時將政府推翻。國尙得稱爲國乎。吾人所主張之棒喝主義。凡各種高妙無實用之理想。皆毅然放棄。蓋多言無當。不如無言。吾人以爲無論何種政黨或團體。若一旦負治理人民之責任。則必須用武力以保持其威權。處今之世。無實力不足以生存。況當一國之大局乎。此無可諱言者也。

實際上今日之人民。對於自由已儘不欲聞。彼等所得之自由。苦於過多而轉爲所累。自由自由。此在十九世紀時。雖有無數熱血之青年。以死力爭之。但今日此名詞已不合時令。已不復爲一高超玄妙之理論。已不復能引動今日新起之有胆力有作爲之青年。努力以求得之。今日之青年所望者爲秩序。爲紀律。爲命令。自由主義已不足以代表時代精神。已無供人研究之價值。在今日而猶欲以此相號召。是何異癡人之說夢乎。棒喝主義則坦然曰。居爲復古派或守舊派。不標新立異。以引起無意識者之好奇心。即有人呼之爲反自由主義。彼亦直認不諱也。

今吾猶當鄭重聲明者。信奉棒喝主義者。並不崇拜任何偶像。永久奉之爲天經地義。彼等已將此苟延殘喘之自由女神。直踐其胸而完全克復之。此後且永不許其有捲土重來之一日也。

修改優待清室條件之經過

記者

馮軍返京驅曹倒吳。設立國民軍。擁戴段合肥。會議未開。百端待理之時。忽先着手遷移清帝溥儀出宮。修改優待條件。閱者或多猜詫。實則事變之生。必自有其因果。平心察之。不難得其端倪也。辛亥年清帝退位時。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自民國代表訂定優待條件。其原文如下。

甲 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

國於大清皇帝辭退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

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

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圓此款由中

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

後移居頤和園待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

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

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

再招閣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

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四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乙 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今因滿蒙回藏各民族贊同共和中華民國

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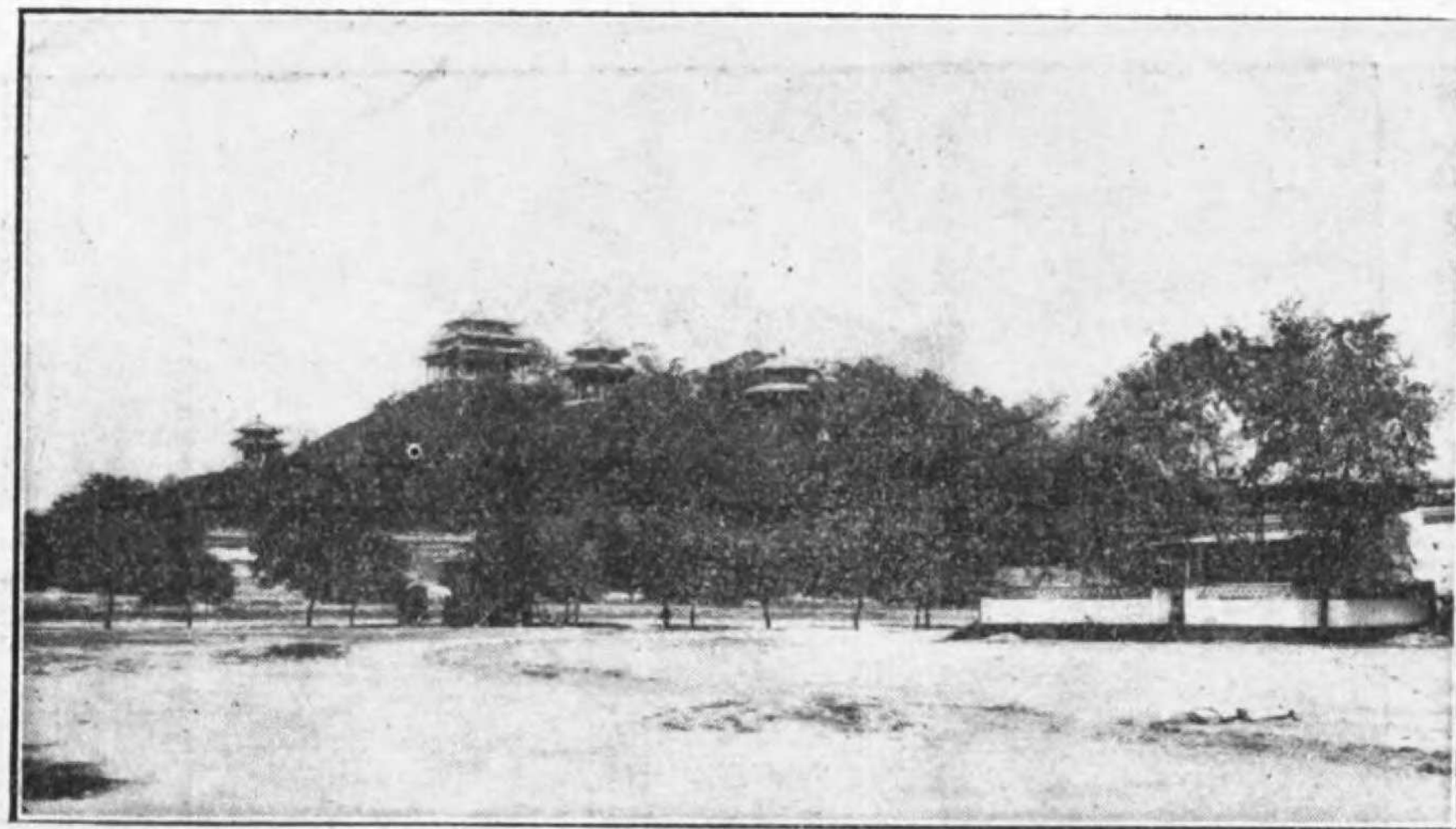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難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分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嗣於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七日。內務總長朱啓鈴。司法總長章宗祥。又奉



北京神武門後之景山
(即煤山崇禎帝殉國處)

派與清皇室商訂鞏固優待條件善後辦法七條。原文如下。

一清皇室應尊重中華民國統治權除優待條件特有規定外凡一切行為與現行法令牴觸者概行廢止

二清皇室對於政府文書及其他履行公權私權之文書契約迫行民國紀年不適用舊歷及舊時年號

三大清皇帝諭旨及一切賞賜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屬下人等其對于官民贈給以物品為限所有賜諡及他榮典概行廢止

清皇室所屬機關對于人民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處分

清皇室如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非依現行法令辦理不能認為有效

四政府對於清室照優待條件保護宗廟陵寢及其原有私產等一切事宜專以內務部為主管之衙門

五清皇室允確定內務府辦事之職權為主管皇室事務總機關應負責任其組織另定之

六新編護軍專任內庭警察職務管理護軍長官負完全稽查保衛之責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應即裁撤其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役及太監等犯罪在違警範圍以內者由護軍長官按警察法處分其犯刑刑律者應送司法官廳辦理



北京皇城午門內之景

七清皇室所用各項執事人等同屬國民應一律服用民國制服並准其自由剪髮但遇官中典禮及其他禮節進內當差人員所用服色得從其宜

以上先後所訂條文。已可謂細密矣。而十三年以來。雙方多有未能充分履行之點。原訂條件。雙方皆為可未盡遵守。其明瞭者。則

民國方面 優待歲費四百萬元。常因財政支絀而有拖欠。

清室方面 清帝常循舊例。而以贈官錫爵紫禁城騎馬坐轎等榮典。濫加於遺老及民國之官吏。且居宮禁不去。優待條件。雖許其暫居宮禁。但決無因一暫時而久居十三年者。

迨本年十一月五日。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以非常手段。派二十二混成旅之一團。將清皇室護衛隊繳械。並遣旅長岳鍾麟。警察總監張璧。偕內務府紹英。入神武門。先見榮源。謂民國國民均有總統資格。清帝深居宮中。放棄選舉權利。殊失優待之意。現奉院全修正優待條件。請宣統取消帝號。

交出國璽。將宮殿讓出。至清室珍寶係屬私有。民國不取分毫。惟古物係國有。應囑政府保管。當時即將修改之優待條件。提出如左。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 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

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 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爲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爲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清帝溥儀接受條件後。當即開御前會議。議決交出國璽兩方。皆黃玉龍紐。文曰。天錫爾祚。皇帝之寶。旋乘汽車五輛。偕后妃及親屬等遷往十刹海。醇王府。惟瑜太妃等尙逗留不去。政府一面派兵隊往醇邸保護。一面由警廳布告市民知悉。其兩方玉璽。則封存於國務院議事廳。又通電報告全國其文如下。

各報館均鑒。民國建國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宮。於原訂優待條件第三條。迄未履行。致民國首都之正中。存有皇帝之遺制。實於國體民情。多所牴牾。爰於十一月五日與清室溥儀商訂修正優待條件。其文曰。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條件同前)商訂完畢。溥儀已於本日移出宮禁。政府亦已令行地方長官妥爲保護。特此電聞。國務院歌。六日起清室內務府派四人。警廳及警衛軍各派二人。在清宮點交物件。七日岳鍾麟張壁偕赴醇王府謁溥儀。商善後辦法。溥儀提出兩事。(一)壽皇殿有祖宗遺像及祭器。請禁軍隊入內。(二)衣服雜用等品。應取出。鹿張皆允辦。同日在清宮開保存古物委員會。列席者民國方面爲鹿鍾麟。張壁。李石曾。易寅村。清室方面爲載瀾。紹英。耆齡。寶熙。羅振。玉潤等五人。其議決辦法如下。(一)遣散夫役。(二)搬運物件。(三)書畫加封。(四)

慎防火燭。(五)交出玉璽。

是日又續點交玉璽二十三顆。計白玉八方。青玉七方。碧玉墨玉各四方。另皇后印五顆。由國務院派吳查封保管。又遣散儲秀宮養心殿宮嬪太監千名。耆齡發給每名十元。立時受查出宮。又設清室善後委員會。雙方各派代表四人。推李石曾爲委員長。共九人。聘考古家博古家會同辨別公有私有。寶監紹英等又分函警廳偵緝隊。詔禁城內太妃宮眷尙未移出。每日購買食物。須出入神武門。請飭軍警放行。在醇王府守衛之軍警。亦由溥儀之請一律撤除自由出入。

中外各方面對於此事均甚注意。五日下午駐京荷蘭公使及英公使日公使等均赴外交部詢問中國政府限令宣統遷出皇宮。是何意思。外交總長王正廷答稱。係防危險起見。至宣統之生命財產。政府仍負責保護。六日王正廷接各外報訪員。對清室遷出事。明白解釋。以免誤會。八日國務院又通電各省云。

各報館均鑒。慨自晚清遜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歸平等。曩年優待條件之訂。原所以酬謝遜清。然今時勢所趨。隱患潛伏。對此畸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誠以北京爲政治策源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爲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沿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爲笑柄。且聞溥儀秉性聰明。平居恆言。願爲民國一公民。不願爲禁宮一廢帝。其感於新世潮流。時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爲虞。近自財庫空虛。支應不繼。竭蹶之痛。益傷其心。故當百政刷新之會。得兩方同意。以從事於優待條件之修正。自移居後。並飭由軍警妥爲保護。從茲五族一體。階級盡除。共和基礎。固如磐石。而在溥儀方面。既得自由向學之機。復蘇伸縮之困。異日造就。

既深。亦得以公民資格宣勤民國。用意之深。人所共嘉。緬維盡壽。定荷贊同。至於清室財產。業經奉令由國務院聘請公正耆紳。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共組一委員會。將所有物件。分別公私。妥為處置。其應歸公有者。擬一一編號。分存於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中。俾垂久遠。而昭大信。並以表彰遜清之遺惠於無窮。恐遠道傳聞有違事實。特電布聞。敬祈照察。院庚。

段祺瑞在津聞訊。電馮玉祥。以清室遜政非征服比。迫令移宮有背優待條件。應從長計議。俾免民國受背約之嫌。馮等旋覆一電云。『清室為帝制餘孽。復辟之禍。貽羞中外。張勳未伏國法。廢帝仍存私號。均為民國之恥。留此孽根。於清室為無益。於民國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廢去無用之帝號。除却共和之障礙。人人視為當然。除清室少數人仍以帝號為尊榮者外。莫不歡欣鼓舞。均謂尊重國家。正所以保全清室。』蓋馮固未肯承認其手續過于草率也。墊居上海之唐紹儀先生。固清帝退位時。民國方面接洽條件代表之一。近聞今番馮玉祥驅逐清帝出宮。語人云。民國承認供給清室歲費。保衛清帝本人。且承認其仍用清帝尊號。當時清室遜位。縮短革命時期。保全人民。頗與民國以建設機會。故民國亦承認此等優待條件以報之。為中國人民之代表者。前既曾與清帝訂立莊嚴條件。則惟有遵守之。在未商定新辦法前。決不能有所變更也。中國人民。若因政治上及他項理由。認此項條件有更改之必要。亦當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一國人之橫暴恣肆行為。總不可以視作全國人之志願。即令優待條件須有改動。亦當寬假時日為之。清帝尚未成年。必當再寬以二三年。俾其準備遷動。今猝然以強力迫令離其住所。無論受者為清帝為平民。施者皆不免為不擇時不公平不道德也。中華人民之正當意見。對於

此種行為。決不許可。馮將軍其竟不具中華民族之道德觀念歟。清室無兵力自衛。以統重兵之將軍驅之使出。極其容易。余於馮之此舉。決不謂然。此事直與軍隊劫掠無力自衛之村莊相似。此乃道德問題。決非政治問題云云。

八

菊部雜談

(羅癭公先生遺著)

老旦武旦。初不為時為重。自龔雲甫採青衣調。自成一派。為老旦始重。自九陣風以聲色藝顯。而武旦姑重。老旦戲唱後三齣者。獨龔雲甫耳。人謂雲甫非老旦正宗。不及謝寶雲正路。此說誠然。惟謝寶雲不肯賣力。故有謝一句之稱。然其唱老生極佳。嘗屢見其唱二進宮之鬚生。固非近人所能及也。陳文啓如乞丐叫街。至不堪矣。

小生自徐小香王楞仙以後。無全才。朱素雲能唱。程繼仙能做。今素雲已頹敗矣。稱穩鍊者。獨繼仙耳。妙青以青衫改習。時有酸氣。又無武工。然為蘭芳必不可少之人。甚矣才難也。程連喜英秀飾周瑜最工。吾最賞之。惜其頹放自甘。藝日退矣。茹富蘭英俊。他日或有可望。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 (續)

美國政論家西蒙士著
蔡受百譯

(三) 歐洲大陸諸國對於英國之態度

麥克唐納爾之主張提出後。歐洲大陸諸國代表起而響應之者有三。一爲法國之赫里歐。一爲比利時之賓尼斯 (Thunis)。一爲捷克之比恩 (Benes)。三國皆一致贊成公斷制度之提議。以爲消弭國際爭端之唯一合理方法。三者皆担保其國不但可容納且可實行此議。對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之事。亦皆無異詞。但三者皆有同一之疑問。彼等接受此公斷原則。拋棄其軍事上之設備。取消一切互相扶助之協約後。若一旦有強國對彼等加以欺凌。則將如何應付乎。

吾人試以此三國已往之歷史及當前之環境。一加研究。即不難答此疑問。赫里歐所代表之法國。其北面之邊防。一無天然保障。歷次受強隣之騷擾。蓋已有二千餘年。如意大利有阿爾卑斯山脈。英國有英吉利海峽。法國則無此優勢。以隔絕外患。故遠自羅馬之愷撤。直至今日法國之福煦。其所應付之唯一大問題。一言以蔽之。無非防來因河以外高盧——(Gaul)之侵入也。試檢法國之史籍。九百年來。英國方歌舞昇平。而法國則無時不汲汲準備。以防強隣之侵入。迄今一九二四年。此種情形。仍未稍變。所謂安甯問題。仍爲法國之所最注意者。故赫里歐對英國公斷制度之提議。曾有言曰。若德國亦能接受此議。則吾國自可相從。否則吾人若一意以誠待人。祇知真理。不計利害。無論德之能接受與否。而吾人一意接受之。則結果或恐一敗塗地耳。此法國對英之態度也。

比利時對英國提議之答復。則尤爲巧妙。此次歐戰中之清白無辜。無纖微啓釁之嫌疑者。厥惟比利時。且彼外受國際條約之保護。內探謹慎自

衛之政策。一無引人侵伐之跡象。故以公理言之。歐戰中最當免被侵凌之禍者。亦惟比利時。而結果比國竟成爲列強之戰鬥場。故賓尼斯之言曰。講予我國以有力之担保。俾永不復爲任何強國所侵凌。則吾國當解散所有之軍隊。毀棄一切與各國所訂相互間保護之條約。而一無躊躇。此比利時對英之態度也。

捷克代表比恩氏之答復。亦異常誠摯動聽。比恩有人推爲歐洲政治家之模範。彼所代表之國家。在三百餘年前。其自由即已喪失。近數年來。其民族曾受異邦殘酷之待遇。彼所代表之西部斯拉夫民族。直至最近。方得其天賦之自由。但其疆地。內外皆有恐慌。其境內之德人甚多。是即其昔日之主人。若一旦德國復興。彼等勢必蠢動。以期恢復其威權。比恩所代表之國家。在此種環境之下。其對英之態度。自與法比如出一轍矣。以上所述之三總揆。其所代表者。實有六國。即法、比、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及巨哥斯拉夫是也。所包含之民族。約有一萬一千萬人。彼等大率處于新近統一國家之下。且最近方獲得自由。故彼等所希望最切者。爲和平。爲日求得機會。以發展其已有之權利。前因國際聯盟之疲弱無能。不足以代各國排難解紛。故凡具有同樣危險之國家。已漸有同病相憐。互相結納之勢。如遇有外侮。即可彼此互助。近法國比利時波蘭及捷克。即有此種因抵禦危險而互相結合之現象。若德國攻擊此四國中之任何一國。餘三者即可挺身而出。波蘭與羅馬尼亞二者。因同有被俄國侵入之恐慌。故亦有一種非正式之結合。綜言之。歐洲各國此種互相勾結。以自衛之風氣。正方興未艾。上述三總揆之宣言。即足以代表此種精神者也。

此三總揆所代表之六國。其地位既與英國迥不相同。故英國之主張。彼等即願附和。亦事實所不許。彼等對於公斷制度之接受。本一無游移。即令其贊助之實行之亦皆無不可。但欲其貿然放棄其自衛政策。退出任何種同盟。而一方面其公敵如德俄等國。究能與之取同一之行動否。又無切實之担保。則決非所願聞。在英國既有不可飛渡之海峽。又坐擁舉世無敵之海軍。本無何種危險。但上述之六國。其邊境全無天然之險勢。可守外敵無時不可侵入。與英又焉可相提並論乎。

今若欲使英國之主張。徧行于歐洲諸國。而一無窒礙。則必須熟籌一方法。切實担保。使踐行公斷條約之國家。決無受敵人侵蝕之危險。如一九一四年比利時之受德蹂躪之事。此後當永不發生。且凡歐洲自東至西。大小各國。對於所奉行之協約。須有同等之尊重。對於和平之希望。須有同等之熱忱。則此主張實行後。方可收效。尤有進者。吾之作此言。並非謂歐洲須為帝國主義所支配。此種普徧之協約。即所謂公斷制度。決非帝國主義者所能簽訂。簽訂之者。當為一般政治界領袖。如赫里歐、麥克唐納、納爾等諸人。且當以各國之自由為前提。不可存種族或政黨之偏見。吾人當知各國政策之所以不能盡同者。非因彼等之種族不同或政黨不同。此蓋如麥克唐納所言。由于各國所處之環境不同也。

此次意大利在國際聯盟議會內。其地位甚為奇特。以其態度而論。似在英國與歐洲大陸諸國之間。既不能如英之從容不迫。亦不似歐洲諸國之惴惴不安。蓋歐洲諸國內。獨意大利四周可倚阿爾卑斯山為長城。自推翻哈布斯堡 (Hapsburg) 皇室後。其國勢日益鞏固。故亦無用慮及安全問題。如次則意與英似宜抱同一態度矣。但亦不然。蓋意為歐洲之大國。此時正雄心勃勃。思于土地及其他方面有所發展。此不特于巴

爾幹諸國。直接有害。即英法諸國。亦將感受不安。如英之屬地馬耳他島。法之屬地突尼斯。皆為意所圖之而未得者。故結果英之主張。意亦不能容納。蓋若公斷制度實行。使國際聯盟機關擁有實權。可操縱一切。則意之野心。不復可逞矣。苟國際聯盟果有實力。足使今日歐洲地圖之顏色永無變更。阻止任何國家擴張其對外侵略。則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Mussolini) 之雄圖。將作一致命之大打擊。一年前墨索里尼氏嘗發表其對於國際聯盟之意見。謂若使意大利之地位。祇限于地中海之一隅。則不特前途發展。一無希望。即欲其勉列為世界大國之一。亦有所不能。意之不願國際聯盟操縱一切。蓋顯然也。今日之意大利。若由尼蒂 (Nitti) 當權。則或可與各國開誠相見。今既在墨索里尼勢力之下。則于國際聯盟。至多不過隨聲附和。決不能與任何國家無論英或法合作也。

(四) 國際聯盟前途之預測

當余繕此文時。日內瓦初步之爭執已過。與會各國。已一致贊同在國際聯盟勢力之下。進行組織世界和平之方法。但英國與歐洲大陸諸國。意見仍未能一致。現正設法調和。俾雙方皆可得相當之滿意。日內瓦對於世界和平問題之討論。正如倫敦會議之接受道威斯專家計畫。實為近代史內之一種新現象。惟此種討論。前途能否所發生阻滯。能否在短期內結束。則仍為一問題耳。

與會各國所派之代表。多為平和有節之人。皆急欲尋得一永息爭端之方法。今日之所以呈停頓現象。會議不能順利進行者。蓋因各國之意見不能一致。此皆由于其當前之環境及過去經驗之不同。故結果有此情勢。以前途之變化言之。若于各國之安全問題。無切實之担保。則關於公

斷制度及裁減軍備之討論。將無期限的延長。將來歐洲各國之危險相同者。必將互相結合。以謀適當之保護。凡欲維持原有狀況之國家。如法比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及巨哥斯拉夫等。將趨向共同結合之一點。即其餘各國。凡彼此之利害不衝突者。亦必循此途以進行。此乃不可免之勢也。

以歷史眼光觀察之。即今意猶未足。野心如焚之國家。如德國匈牙利布加利亞等。亦必將互相勾結。而意大利則因種種原因。亦必將與反對法國者結合。除非英與法合作。方能避免此趨勢。因余前已言之。意大利在歐戰時雖亦曾與法合作。于土地方面。亦嘗有所得。但彼並不以此為滿意。仍欲擴張其對外之侵略也。

今日麥克唐納爾之遭遇。與當年威爾遜所經歷者。正復相似。此二人一在巴黎。一在日內瓦。不但所為者有相似之處。即二者之本身。類似之處亦甚多。彼等最大之困難。即其所代表之國家。于安甯皆不生問題。而所交涉之國家。則無不以保持目前之安全。為最後目的。威爾遜遜于歐洲各國受敵侵略之痛苦。嘗深表同情。卒定英法美互保之約。美國之參議院。則于此種舉動。不

加以贊許。但在歐洲大陸諸國。則不得不賴條約以自保。威爾遜及麥克唐納爾之主張。皆于歐洲各國不無危險。故彼等不能實行之。即歐洲各國果亦實行。英美人民亦必不依允。蓋一旦若歐洲若發生戰事。彼等將因此而被殃及也。

英與美之地位。實無多大差別。歐洲若一旦戰爭復起。彼等若曾担保法



比之安全。即不免捲入漩渦。此實為彼等所不願聞者。而法比及其餘歐洲諸國。若貿然採英美之主張。同時復未能得其切實贊助之担保。則一旦為敵軍所侵凌。彼等又將如何。英而為法担保其安全。則英為法之同盟。將來極易捲入戰爭漩渦。但法若採用公斷制度。將軍備裁減。將所有互助條約取消。則一旦有敵人對法攻擊。法將處于孤立無援之地。即其

敵人本無侵略之野心。而法孤立之情勢。亦足使敵生覬覦之心也。

在日內瓦會議內。除美國未加入外。其最能得大多數國家之同意者。厥惟法國。而英在會議內之地位。實有孤獨之勢。其所抱之主張。有曲高和寡之感。即巴西外。表雖宣布願採取公斷制度。而實則深表同情于法。未能與英一致。其餘各國。更無論矣。故麥克唐納爾自宣布英國之意見後。彼在日內瓦會議之地位。竟與當年路德喬治在基諾亞會議內時相彷彿。歐洲仍為法國所把持之歐洲。麥克唐納爾欲出而打破此種情勢。實有所未能。但日內瓦與基諾亞有一極不相同之點。蓋三年來歐洲已確有幾許之進步。虛詐狡偽之風。已較前大減。麥克唐納爾與赫里歐二者之意見雖迥不相

同。與當年路德喬治及普恩資相似。但仍互相尊重對方之主張。彼此個人親密之友誼仍在。絕無嫉妒仇視之心。此不可不使人欽佩者也。現有一種新起之趨勢。凡政治方面之問題。糾葛橫生。一時不易解決者。各國多設法使之脫離政治範圍。俾得一互讓解決之道。前道威斯專家委員會規定賠償問題。即一好例。今日之日內瓦會議。恐亦將循此趨勢。

所謂世界和平問題。較以前之德國賠償問題。益為複雜龐大。各國對此問題之爭執。乃萬不可免者。但吾人對此。仍可樂觀。蓋此種爭執。乃由于各國所信仰之主張不同。並非一時意氣之爭。尚無奸狡之惡意。攪雜其間。將來此問題。或亦可脫離政治範圍。得最後之解決。正未可知。吾人于今日。遽信國際聯盟機關。謂可解決一切國際之爭端。固屬過于樂觀。但自有最近一度之內瓦會議後。使此機關聲勢驟增十倍。乃一不可掩之事實。吾人即不以此為已臻成功之域。但至少可信此為一種永久而有實力之機關。美國今日而猶望于國際聯盟以外。舉行任何種之國際政治會議。則實為癡人之夢想矣。

凝冰廬諧乘

冷心

小約翰的母親說。「孩子總要學好，怎麼去偷人家的東西呢，你應當學你爸爸的樣子，做個有名的人。」小約翰道。「我原是學爸爸呢。」他母親道。「你學你爸爸什麼？」小約翰道。「昨天晚上我走過餐室時。聽見爸爸向傭婦說。「愛麗司，親愛的，讓我偷一個。不要給那討厭的雌老虎知道了。」」

獨家經理

德國新發明

橡皮曲線規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置。請到 上海山東路二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第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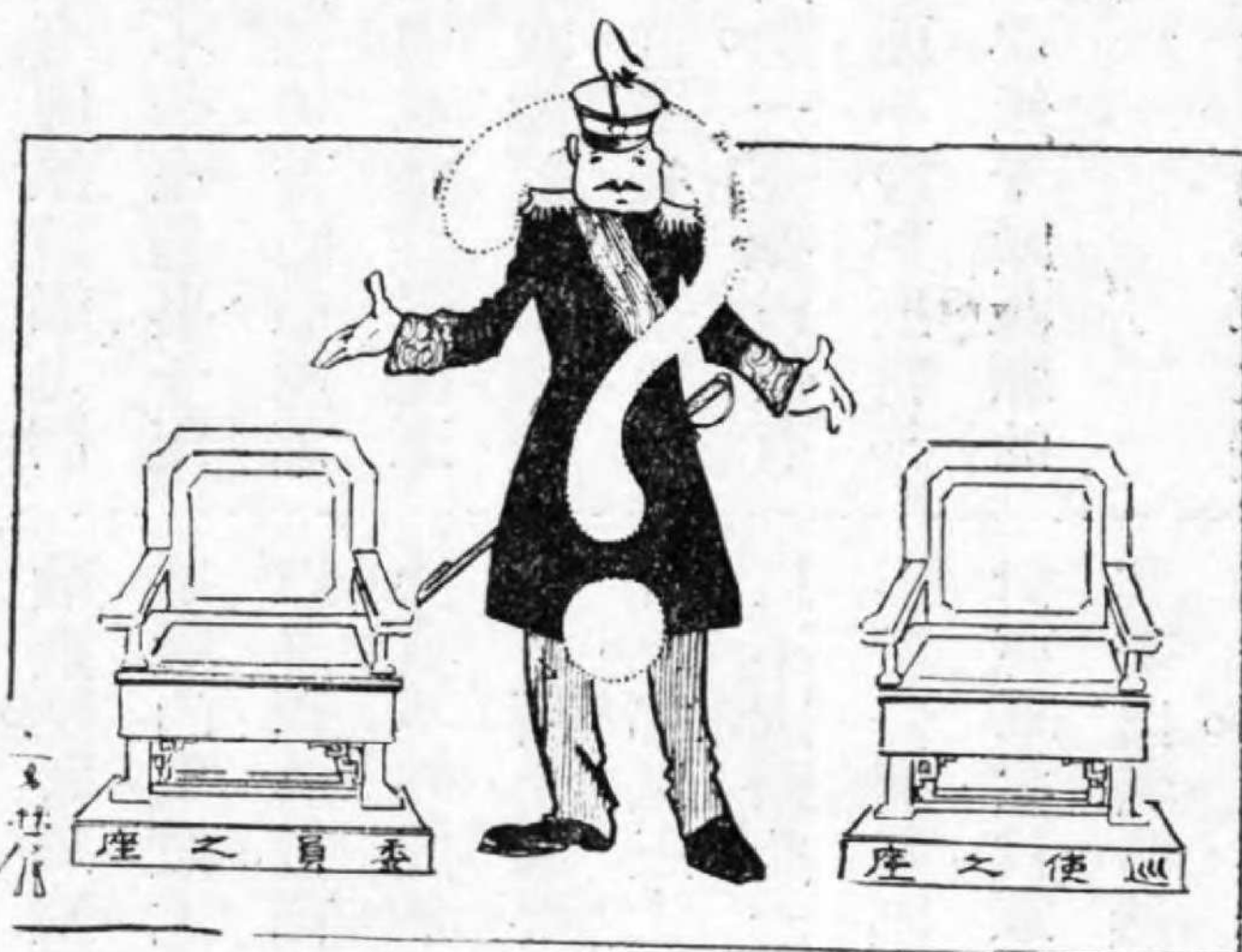
大局嚴重中之上海輿論

▲全國民意之結晶

政局不變。歧途旁皇。建設事業。千端萬緒。欲求根本改革。政治澄清。非有健全之輿論。爲之指導不可。乃環顧號稱全國輿論中心之上海。報紙論列。亦僅有關於消極方面之評判。而絕少積極方面之主張。其尤甚者。每日短評。寥寥數行。老生常談。聊以塞責。而或則更以『無主張』而自詡其態度之穩健中正者。輿論之麻木不仁。一至於此。又何怪武人之蔑視清議。而獨行其是哉。況今日法紀凌夷。羣言靡雜。折衷取舍。固不能但憑二三武人之意旨。是從滬上報界。苟能公同討論。決定茲後建設方針。然後各自充分發揮。胥不離乎公決之範圍。使國民知所努力。當局知所遵循。其於國事。自必更有裨益。無如輿論界黨派互異。猜忌性成。日報團體。又徒有名無實。對此政變。各不相謀。坐令國民之於今後建設。依然箝口結舌。悉聽武人之佈置。前途茫茫。不寒而慄。茲姑撙拾本週內滬報論文之較有價值者。分別性質。摘錄如次。庶幾於蒙氣混沌之中。聊見熹微之晨光而已。

▲針對時局之痛詒 自馮軍回戈入京。幾已二旬。而大局趨勢。依然混沌。吳佩孚既由津南下。長形方面形勢之變化。更是不可捉摸。而中立擁段之聲。一時遽起。一若揭此四字。既往之咎。即可存而不論者。此後武人反覆之風。當更不可遏抑矣。商報對此。有『如何可以樂觀』一文。謂『在

此時局變動中。有最看不過的三種人。有最聽不下的三種話。有最忍不住的三種局面。』言國人之所欲言。其大旨謂『最看不過的三種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志得意滿。準備彈冠。其類一也。巧猾軍吏。以叛主爲時髦。借軍隊作資本。議價論盤。裝腔作勢。此又一類也。臨事妄動。未敗先逃。邀翔異地。談笑飲宴。時勢一變。更期再舉。以動作爲兒戲。掉大事以輕心。此又一類也。何謂最聽不下的三種話。第一種是宣布中立。今



之域中。論勢力則有直派與反直派。論地位則有已倒之中央政府與方在過渡中之國民軍政府。不承認國民軍政府則打。不然則降。兩言決耳。何從中立。亦何能中立。第二種是保境安民。試問曹吳已倒。舊日任命之軍職。在理宜一概取消。待將來有新政府時。重新任命。這個境是誰要求你來保。這個區域內之人民是誰要求你來安。第三種是保全實力。打仗打得不起勁。可以拿這句話來作投降的理由。講價講得不妥協。也可以拿這四個字來作翻悔前議的口頭禪。全不思軍隊原是國家的。不是什麼督軍師長旅長的。因什麼理由要做軍官的來保全呢。以上幾句話。完全是發揮『軍隊私有』的觀念。也就是武人巧言觀望的護身符。何謂最忍不住的三種局面。一種是相喻無言的局面。譬如上海一處地方。有某方自己所派的代理護軍使。有與某方往來密切

更受吳方正式委任的護軍使。有與某方委任的要塞司令。這幾個派別不同的軍吏。都能相安無事。留一個後會有期。但是社會方面。却因為他們按劍逼處。天天擠着憂愁。還有一種是坐待變化的局面。我們早就以為北京國民軍要有一個切實倒曹的通電。問明白附曹各省的態度。要他們立刻答覆。贊成的便叫他撤軍回防。不贊成的便和他打。但是事情發動了十幾天了。還不見這們一紙的電報。却只是讓他自己醞釀。自己變化。最好的還不是局騙利誘之成功。再不然就難免有困獸負隅之鬥。第三種是中性而灰色的局面。譬如浙江的孫傳芳。誰不知他是吳子玉所收之降將。但是他同時又常同老段通往來。人家問孫傳芳的態度怎樣呢。孫傳芳可以說。我有沁日和真茹督軍所拍的通電。我是要服從玉帥到底的。孫傳芳也可以說。我有親筆寫給合肥的信。我對於這回政變的態度還用問嗎。這樣『兩頭蛇』式的態度。幾乎有許多省分是如此。的眼前最大的誤點就是錯認擁段即為國民軍之同志。一聲擁段。便有彌天罪惡。也不能動他分毫。便有莫大陰謀。也只好存而不論。那麼當初何不諷示曹錕。叫他也說聲『尊重合肥』。我想曹三必然千願萬願的。又何必一定鬧到攆他去位。有傷北洋同僚之和氣呢。

▲賄選罪犯之處置。以言賄選罪案。行賄受賄。當然同科。而今則政變以後。行賄之曹錕固當安居後宮。受賄之國會亦未聞解散。議院分子反有乘機大肆活動者。當局於此。殊不足以示人刷清政治之誠意與決心。神州日報之論處治曹錕。謂『曹錕退位之後。匪唯不許出京已也。宜責令盡出其私財。以紓吾民之急。不則即不危害其生命。亦必禁錮以終其身。終不令享有此作孽之錢。從容娛老以為快。此實所謂心安理當之事。絕非記者之好為苛論也。抑予更有言者。曹錕退位之後。果使盡出其私

財。亦足為未來之貪贖者警。使知非分之財。縱使僥倖得之。而終不克為我有。則夫蠶國以自肥者。庶幾稍有所畏懼。而不至於過逞。』云云。夫三十年來。國家屢亂。即坐斲法叛國者。不受懲罰之病。懲前毖後。國人固不宜輕縱曹錕也。至於國會問題。時論尤望解散澄清。商報謂『保留國會。使豬仔議員得以裝腔作勢。則弊害所中。近日已漸露其端倪。時論頗有以克林威爾望馮氏者。不知克林威爾會有一次率領十餘騎隊。武裝解散議院。親扃院門。收鎗於囊而去。馮氏既發動非常之舉。此等處又太乏果毅的氣概。尤為馮氏惜之焉。至受賄議員之何以必須嚴懲。國會之何以必須解散。商報亦有文論之甚詳。其言曰。『賄賂之罪。與受同科。任何法典。不外此例。去年賄選。布販總統之厚顏大膽。百叱不回。無論矣。而議員方面。光園拜壽。紅羅廠領賞。最高最低。腥聞宇內。譬之登徒蕩婦。大道目成。鄰里正士。固不暇問其誰先起意。而一律以無恥斥之也。故中國可以不國。而此一羣宵小。則不能不懲。以其墮網紀。滅廉恥。破壞古來之道德教條。摧殘國民對於民治之信心。眾罪俱發。不可勝紀。吾人之見。今之討曹軍北伐軍與國民軍之領袖。應先逮捕著名大頭目。如吳景濂等。迫其交出名籍。然後盡移法庭。公開審判。對於承包接洽之各頭目。宜判無期徒刑。使其罪惡餘年。在監獄中過度。對於各個受賄之議員。至少亦宜剝奪其全部公權。終身俾永不得在政治界活動。罪非等閒。罰不嫌重。次論國會之機關。吾人以為宜斷然解散。不必猶疑。須知國會八百議員中。得賄者常在五百以上。去職另補。則困難滋多。縮小名額。又依何根據。若謂非常之際。應予從權。則如何棄此墮餌。重新範製之。猶為痛快。而衷理乎。更有一義。須補陳者。今之社會。聞國會二字。十九皆深嫌惡。然嫌惡而求其改良則可。因嫌惡而使根本消滅則不可。今之社會中。腦筋稍舊之

人士。甚有謂中國本來不必有國會者。此則問題已超乎良不良之上。而爲民主國家不應有之要求。凡愛護共和者不能不予以喚醒。然在國會自貶已極之時。則此種分別辨析之詞。無由得進。僅就此點而言。亦非將舊國會打破不可。若謂誰常解散之。則愚以爲莫適宜於南下議員聯合未與賄選之同人爲自動解散之宣告也。』

▲和平統一之擬議 曹吳以妄思武力統一而失敗。則倒曹吳者之所取徑。宜舍和平統一莫屬矣。然和平統一。要必有其辦法。政制問題。尤必得各方之贊同。庶幾無復分裂之機。申報於此。準平君有時論發表云。『今後解決時局之途徑。必不出左列三者之一。』(其一)援吳與倒吳兩方繼續作戰。視最後之勝敗。定政局之方針。(其二)援吳與倒吳兩方。聽命於舊軍閥領袖之調度。更假某種機關。產生總統。循序產生政府。(其三)援吳與倒吳兩方。不作戰。亦不合作。迺藉會議以作協商。或因倒吳方面之自動。決然召集和平大會議。以開根本改造的新局。軍人內閣之病國殃民。至矣盡矣。時局之解決。如由其(一)。則戰局更擴大。戰期更延長。戰禍更慘厲。且戰之結果。或更致國家不可收拾。然由其(二)。乎則僅僅化曹吳爲某某耳。政府猶是軍閥的政府。地方猶是軍閥的地方。軍閥與軍閥之爭。必依然如故。人民與軍閥之爭。亦必依然如故。而目前混沌苟安之中。種種亂端。必循以前復轍。繼續醞釀。至大決裂大爆發而後已。是故不爲國家圖長久治安之計。則已。如其圖之。舍召集全國和平大會議。別無可趨之途。今我國之不能統一。不在民不守法。而在軍人造亂。此中外所公認也。軍人何爲造亂。則權利之爭爲主。意氣之爭爲副。軍人間現以權利意氣爭。而人民因軍人自私其土地人民。遂深致其疾首痛恨。冀得一言以報。而軍與民間。復起種種有形無形之爭。在此糾紛之中。欲

尋求一治平之端緒。第一在平軍與軍之爭。第二在平軍與民之爭。軍人間之爭。何由平。則納之於共同之理法上也。理法失其用。而由一最強者排除次強者。成一統馭之中心。下也。今後軍人間平爭之道。舍返求諸理法。尙有何途。然軍人仗勢而行。無視理法。已成慣性。非有大多數公正之軍民代表。開誠協商。以先造一解決國是之新空氣。則理法二字。又何從說起。故及今而召集和平大會議。藉以爲解決國是之總樞紐。則其一可以公意平軍人間之爭。其二可以公意平軍與民之爭。混沌中求樂觀。惟此而已。或者曰。此種會議。應行召集。固然矣。然權限組織。由何產生。則試問今茲廢除賄選總統。是否爲革命運動。既爲革命運動。則一切舊例。均無所用其因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祇須此次當事諸領袖擬一草案。通電全國。徵求意見。定期施行可矣。復焉用躊躇。所慮者京津間諸領袖目光所注。仍在上述(一)(二)兩途。不在此(三)之一耳。』申報此論。提倡全國和平會議。其用意常與今日京津當局所擬召集之元老會議相似。然元老會議範圍尙狹。最好由元老會議議決召集和平會議。令各省軍民長官法團公團。各派全權代表。公開討論。軍政諸端。凡有決議。全國服從。有不從者。臨之以兵。庶幾和平之端可見焉。至於國家政制。就中央政府言。則有總統與委員制之端兩說。聯省自治之說。唐紹儀氏固力主之。章太炎氏近且有『分治』之主張。謂苟『循三國鼎立之政軌。而又不相攻伐。實較統一如優。』此似主分國而治。不無聳人之聽聞。有名岩庵君投稿商報。更從而發揮其說。其言曰。『我竟覺得中國欲速求苟安。非把這個國家暫依目前形勢分爲數個『邦』不可。至於如何分法呢。依我的意見。西藏原來自爲一邦。蒙古也自爲一邦。其他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甘肅、新疆、東三省、及三特區。可建立爲一個北部的邦。廣東、雲南、廣

西、貴州、湖南、四川、可建立一個南部的邦。此外湖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可建立一個中部的邦。中部南部的兩邦可用委員制。北部的一邦可用民選首領制。如此分劃。果能勵圖內治。互不相犯。僅以外交軍事等權劃出與聯邦議會。舉出行政委員會執行之。則國政可以無廢。外交亦可照常。而人民方面。或可以有十年五年的苟安了。至於分劃之法。或者以東三省及三特別區合新疆自成一邦。北六省直魯豫晉陝甘別爲一邦。而蒙藏以宗教關係相近合成一邦。則依舊是五邦。但這原不過萬不得已謀十年五年的一種苟安辦法。將來究說如何呢。這就不易說了。第一種的辦法。就是待五年以後形勢變更了。更由各省勵圖自治的結果。由二十二省四特別區爲單位。組成一個聯省的中華民國政府。再不然。則由所分的五邦中。任何一邦有了對國內深厚的德望。若天災不作。人禍甯息。軍政修明。奸盜潛伏。教學淳美。生計豐足。或者建了對國外偉大的功業。獲得國權遠揚的威力。由此全國得其統一。再不然。使前所分五邦。地醜德齊。平均發達。於休養生息之後。使各邦的經濟教育富力以及人民程度等等。大致相埒。大家都覺得應該合併爲一。那時再由各邦聯合起來。如此纔可以說到永遠而健全的統一。也就可以有終極的和平。

『商報記者謂』此文所論異常新穎。祇可惜太看重了軍隊勢力的分野。而妄却中國國民原來是統一的一點。我們覺得目前要義。祇是推倒劃區而治之封建式軍治。廢除巡閱督軍鎮守護軍等等之軍職。把人民從軍治下解放出來。如此則單一國制何嘗不可行。不然。便分爲數邦。又何嘗不可互相侵犯呢。『民國日報對章氏之分治說及普通之聯治說。均極端反對。謂』果如章炳麟所云。真是癡人說夢。以聯邦之美利堅。尙不免南北戰爭。誰能保中國軍閥在聯省自治名義下。遂不相攻伐。而且

還有一個眼前的實際問題。即刻行聯省自治呢。還是待剷除一切直系勢力以後。若從後說。仍是繼續戰爭。說不到什麼聯治不聯治。若從前說。直系在中央雖一時失去政權。而在地方上地盤尙不下七八省。若各以聯省自治名義。割據中國腹地一半以上。加以英美帝國主義者之援助。捲土重來。實非難事。因此此時鼓吹聯省自治。在事實上是爲直系存勢力以待時機。在理論上即令不是爲小軍閥捧場。也必是放棄全民族政治自由經濟獨立的爭鬥。其囿於地方的局部政治爭鬥。阻碍中國革命運動。莫此爲甚。阻碍中國工商業大規模的自由發展。也莫此爲甚。在外交上看起來。便是分裂中國民族的團結。因而愈加渙散薄弱。使外國帝國主義者更易於宰制剝削。從前奧國煽動德意志之巴威自治。最近法國援助德意志之萊因自治。都利在分裂德意志民族團結。使之愈渙散而愈易宰制。此時英美法日各帝國主義者異口同聲贊成中國聯省自治。其用意正復相同。云。

▲廢督裁兵之主張。馮張先後到津。與段晤商時局。而天津會議遂爲時流所注目。略述各方希望。俾此三數巨頭。得知民意之所在。中華新報謂『今日大勢之可言者。』(一)直閥勢力瓦解。無論如何。不可復興。吳南來後若復稱兵。徒延長戰期。而終之一滅。(二)輿論絕對的要求革新。而反對以暴易暴。其主張之第一事。爲廢督軍巡閱。廢地盤主義。故時局如何。視戰勝者之態度。即視此次之天津巨頭會議。果段張馮所議計畫得民心。則直系殘閥不足破也。而孫中山抵津之後。各方復能開誠協商。決定公允開明之臨時政綱。而不互爭最高地位。不堅持一己或一黨成見。則南北統一可立而待也。然而事實上能否符國人所期。則吾雖樂觀者。亦尙不敢遽下一肯定之斷語。

由曰。『戰爭狀態未停止以前。軍隊應作戰時編制。戰時之官。司令是也。即維持鎮威軍國民軍之現狀可也。或合肥就統帥之後。廢去此等名稱。暫定爲幾軍。而任命司令焉。無不可也。』是以即澈底征勦。亦無需乎新任。命巡閱督軍。而任命督巡。則表示新政府依然將以軍權政治支配各省。此討曹吳而步其後塵也。吾人主張一面收束目前之軍務。一面速開軍事會議。劃分軍區。一旦大局粗定。即任命軍區長與軍長。其駐地由軍事會議指定。但必不在省會。其權限完全限於軍事範圍。脫離民政一切關係。如是則軍人之軍權無妨礙。而新政府將革新政治之意可以大白於天下。此目前最要着也。』神州日報亦主張裁撤督軍。軍事收束以後。國軍不得過四十師。其言曰。『以三十師充東北西北及西南之用。每隅置十師。東北所以防日。西北所以防俄。西南所以防英法。且以依開墾蒙藏青海新疆之用。每區或設一軍區長。專主軍務。不問民政。直接受統轄於大元帥。其外十師安置國內要地。每地不得過一師。軍官以師長爲最高級。非奉陸軍部令。不得調遣。但亦不得命令地方官。如此庶可無事。內爭永息。而衰衰諸公。亦功在國家。百世不祧。』申報近日亦有心史君之時論發表。反對北洋軍隊駐防制度。略謂『數年以前。尙有裁兵廢督之呼籲。近日情勢。國民中日增敗類。竟有以清白之身。爭作武人之鷹犬者。軍隊以民治區域爲區域。於是有省會。即爲武人作喉舌。有省法。即爲武人作保障。有保境安民之語。即爲武人據有地盤之後盾。殊不知民政有境。軍事以國爲境。不驅武人於境外。而要求武人代保我境。是惟恐武人禍我之有已時。又於大亂之後。爲重築割據之壁壘也。然則兩三年前之裁兵廢督一言。又成三代直道之不可復見也。夫裁兵廢督。國民尙未能自主。是誠然矣。然乘此改革之會。豈并前數年之呼籲而不能自主。所能自

主者。乃代武人助長其盤踞。日夜以保境之說。爲武人張目耶。積非成是。生息於駐防制之下有年。搖尾乞憐。不少其人。遂相染而成此奇恥。』此外東南六省人士。章太炎等近有時局宣言。謂『應將六省地方。繳還百姓。任其解決駐防。不加絲毫干預。亦不再派一將一兵。則傳統之惡政。自去。南北之情志亦通。若復以北洋正統自居。襲袁氏派遣駐防之成式。或乃祖護羣凶。引爲私屬。恣其盤踞。自取安全。吾六省人民雖弱。甯玉碎而死。不瓦全而生。其當地駐防軍首領。有煽惑人民。詐言保境安民。與僞稱自治者。吾人民亦不受其欺。凡此所言。均真正民意之所在也。』

▲領袖軍人之希望。曹吳既倒。北方軍人領袖。允推段張馮三人。而段尤爲全國之所屬望。屬望愈深。則其責任愈重。不惟彼輩個人之成敗。胥視今日之舉措。有否覺悟。以爲斷。即國家茲後之治亂。亦胥繫乎是。爰錄各報希望之詞爲下。申報準平君時論之論段祺瑞曰。『段祺瑞一次翊贊共和。二次反對洪憲。三次討平復辟。其肇造民國之功績。在北洋軍人中。洵可謂獨一無二。益以持己廉正。爲國忠誠。此僅就心術言。』人格之可取。惜也。自信過度。使性任氣。失敗以後。蟄居京津。誦經修養。元老之身分。徐徐回復。而機運一轉。收拾時局之大任。又集於段氏一身。我人愛國家。敬元老。不能不尊此碩果僅存之段氏。故於段氏今後之方針。尤不能不述其希望。第一段氏不問國事則已。如其問焉。必須有自立於不敗之覺悟。而不可再遇傾跌。第二段氏如何可以不敗。則日本之元老。其良好模範也。日本自施行憲政以後。責任內閣。雖依國會協贊與否而定命運。然繼組內閣。必先講示於元老。隱隱中元老握政局大權。而不自當直接責任之衝。故迄今巍然。仍受日本國民之崇敬。今者天與段氏以覺悟。懺悔挽回劫運之機。千載一時。段氏誠欲善用。則必須首示謙退。放棄政權。

居協贊調劑之地位。既可以風當世。俾爭攘地盤者。或稍感動。又可以避責任。俾素不利人口之左右近習。無由緣附以製造罪孽。此所謂不敗之道也。第三段氏將持何種政策與各方協商乎。則當惕然於左列三種方式。何者最有利於國而力主之。何者最有害於國而力避之。所謂三種方式者何也。(第一)實現和平統一。而建築民主的政府於軍閥以外。(第二)蹈襲近年來武力統一的政策。以建設軍閥的統一政府。(第三)一二兩項均不能致。中央有形式的軍閥政府。各省復有割據的軍閥政府。就現在國情言。不出於彼。即出於此。然即此三者論。第一為人民所切望。為國家最有利之途徑。第二為人民所厭惡。然尚有強固之政府。可平各省軍人間之爭。而國家政治猶有徐徐改進之希望。至於第三。則唐季五代之局。人民謀生不能。偷安不得。無復國家可言。昔者段氏主張武力統一。如第二式。而吳佩孚反對之。其意未嘗不欲由第二以進於第一也。迺其結局。非但不能得一。且反每况愈下。而流於三。於是吳氏力征經營者數年。冀由第三以進於二。今吳氏方在二之中途而敗。則敗之者。其必將超越二之途徑以進於一矣。否則無以自解於中外也。然而今後之政局。如不能乘此改造時間。奮死力求得第一。則其結果必益使三式鞏固而不易收拾。是必然之趨勢也。夫段氏固立於敗吳之一方者也。若使敗吳以後政局不進化而反退化。令後人對於吳之失敗。感喟無窮。甯非段氏之失敗。故為段氏計。今後方針。祇有奮然持和平建設的政綱。一面迅速集大規模之會議。俾民意有左右政局之機會。一面擬定軍區與國軍兵額。誠懇懇勸告各省軍事當局。解除兵柄。放棄政權。以各就軍區。各率規定之軍額。絕不干涉政治。能如是。則國家始有長久安之基礎。誠所謂根本改造了十三年之亂局。其豐功偉烈。當求永昭垂也。『申報心史君』

之時論。亦述其對於段氏之希望。略謂『段祺瑞自有本身已蹈之覆轍。再有吳之覆轍。供其在野之參考。所謂覺悟。理必有之。但覺悟至何程度。吾不及知。吾以為真覺悟在不再以武力解決武力。裁兵廢督之旨。鏗而不舍。今日不必若茹若吐。無明白之宣言。廢除一切巡閱督軍護軍鎮守等職。改定軍區。絕不與省之區域相蒙混。非有邊防海防之地帶。不得駐軍。由本省人自練治安警備隊。統率給養教練配置。皆歸本省人自理。汰軍額十之七八。劃分國稅地方稅以清財政。其裁兵善後之費。請國民共負之。若何籌措。惟國民之意。此瑣瑣數言。為出山宗旨。有不謂然者。即謹謝不敏。正義不可不存。成功不必自我。苟為同時之實力派所遏。即守我下棋念佛之素。為國民呼籲裁兵廢督之首領。呼籲裁兵廢督。得一全國公認之首領。雖欲消滅其效力而有不能。段應受此責難。國民應以此責難於段。』新聞報謂『段氏對西報記者。已發表種種政見。然劃分政區振興實業等事。皆迂遠之政策。斷非目前所能辦理。於善後要圖。乃毫無表示。殊嫌不著邊際。吾人以為段氏果欲出任國事。宜分別緩急。先定重要之主張。對於武人。不可供其利用。對於商民。確實銷弭兵災。最急之務。莫過於此。其他皆不妨從容緩議也。此與論對於段氏之希望也。』中華新報之論張作霖。其希望張氏者有三事。略謂『吾人首望張氏鑒曹吳之前車。察國民之輿論。以身作範。為全國軍人倡。竭力助成統一。建設鞏固開明之政府。既擁戴合肥。應絕對輔佐之。助其改革軍制。廢巡閱督軍。劃軍區。定軍額。自奉軍為始。將最高軍權交還政府。將來應廢各省省軍名義。重新編為國軍若干師。三省為邊防區域。自應特置軍區長之類。然調遣之權。返諸中央。此所望於張氏者一也。東三省自茲以往。應提倡民治。實地進行。財政則國稅應還中央。而省款則以多數充教育實業及下』

級自治之用。尊重議會。確立預算。實行自治之規模。爲全國倡。速返還外交權於中央。而自處於奉命行事之地。此所望於張氏者二也。張氏最應注意者。爲拋棄軍閥過去之地盤主義。設張氏更要求幾省爲地盤。仍維持督軍制。是自爲曹吳之續。而阻國家革新統一之機。將來覆敗。亦必不可避免矣。此所望於張氏者三也。『申報』準平君之時論。亦時張氏致其希望。其言曰。『今後之中國。其竟演成四分五裂。唐季五代之局乎。抑開出亂極而治之新局面乎。其重心可謂全繫於張作霖之一身。何以故。張氏處戰勝地位。對政局握有絕大之發言權。故我人今以科學的分析法。觀察今後之張氏。假定其所採方針。不出左列三端。而加以研究。』(一)蹈襲武力萬能主義。提十萬勝兵。中踞京津。南略蘇魯。北收熱察。擁立政府。佈置腹心。挾以令全國有不從者。征討隨之。以策畫其張氏之武力統一。(二)集中兵力於津榆之間。保持三省之特別地位。一面推崇他人。出組政府。而潛收交通財政各部實權。不問其他。國內有變。則移兵乘之以拓充地盤。(三)着眼全國政治。大澈大悟。急流勇退。首先提倡裁兵。取消三省割據狀態。一切還諸國家。更進而與南北同志。誠心改造。舉國家

到結婚的路

兩性間相互的要求，是宇宙間一種自然的趨勢。人類和其他的生物差不多都要經過這麼一個歷程。不過在其他的生物，祇求達到性交的目的，能繁殖它們的新生命，並沒有別種的希望。人類却除了性交之外，還含有許多高深的理想和要求，以期促進社會的進化，這便是人類超乎生物以上的特徵。

人類對於兩性的衝動，因爲生理上的變化，便逐漸的增長和減退。

大計。決之全國會議。而主張廢除督軍巡閱。劃定軍區。永不干涉中央地方之政治。張氏如取第一方針乎。則國家大亂。張氏傾覆。可不斯臚。於公於私。皆大不幸。張氏如取第二方針乎。則用武野心。仍未完全祛除。仍非以國是爲前提。結果終亦必醞釀後此之擾亂。而國家個人均以失敗終耳。是故張氏不爲國家。不圖勝利則已。如其圖之。祇有第三之一方針。吳固張氏之敵也。則當反其武力政策以行之。孫段固張氏之友也。則當助成段之和。平統一。收束軍事。採取孫之三民主義與其工兵政策。而斷然下大決心。率十餘萬健兒。實行屯墾工作於吉黑兩省。努力開闢交通。以發展東三省莫大之富源。爲全國倡。至其餘各省之小軍閥。經和平大會（即京津間所主張之國是會議）議決之形式。出以政府之命令。佐以京津諸領袖之勸告。舉向日之所謂巡閱督軍護軍鎮守種種軍職。一令廢除。納之軍區。其大部移赴西北殖邊。或移赴西南屯墾。或移赴新疆從事軍工。以舉工兵農兵之實。以永絕亂源。國家大計。則聽之公決。能如是者。風聲所播。中外震動。誰復敢抗。此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也。亦張氏身榮名顯之策也。素以精明強幹稱之張氏。其有意乎。』

何心冷

尤其在「春情發動期」來得蓬勃滋長，不可遏止。青年人在這個時期內，自然生出一種異性的傾慕性，無論是視線，或是一部分肢體的接觸，都覺得有特殊的快感。假使萬不得已，那麼找個代用者以洩那熱烈的要求，這也是常見的事。我們祇要瞧青年男子對於欣賞女性照片，裸體畫像的興趣，比較其他畫片來得濃郁，便可以證明他們要求的所在。還有一種最普通的事實，就是在男學校中常常發現對於女性的男同學

的異常摯愛，更可以證明他們的萬不得已。

其實我們應當知道性的要求並不是罪惡，也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如果對於青年能施以適當的性的教育，解釋他們對於性的秘密的懷疑，那麼自然不致於發生別種問題。可惜中國的家庭和學校，從來不曾有過一種正當的性的知識去灌輸給青年，而尤其是做父母的人，常常對於子女將兩性間的事情隱蔽着；即使有些回答他們的質問時，也不過是用消極的方法，假造着許多不符事實的話去搪塞。在學校裏，教師常常回答學生說：『這種事情，現在不必去問，你們將來自然會知道的。』我們要知道，青年的心思是純潔的，青年的思想是進取的，他們的『求知欲』異常的強盛。既然父母，師長，不能使他明瞭性之秘密，那麼惟有用種種方法，覓到了機會，用實驗的態度去解決他們的疑問。可是他們祇知道沉湎於特殊的快感，而不知道性的衛生，於是便殘害了不少的青年男女。所以性的智識的灌輸，實在是一種切要的方法。

我們看現在的社會，『自由戀愛』的狂熱，依舊是不曾減退。可憐那些青年們知道了『戀愛是結婚的要素』，便以為結婚只是兩性交接的機會。於是將那『自由戀愛』四個字，變成了『亂交』的代名詞，而引起一般人的反對和抨擊，這是我們應當為『戀愛』而叫屈的！如今我們找出一條平坦的路，指示青年男女，由戀愛走到結婚的路上去！

戀愛是兩性間要求滿足他們的願望的一種途徑，而兩性間要求滿足願望，其實並不祇限於性交。所以戀愛雖然是『靈肉一致』，可是並不以『肉』為主體的。兩性間的結合，是謀兩性精神生活的調和，也並不是專為滿足『肉』的要求。所以戀愛的結婚，實在含有兩性間性

靈與肉體的融和的兩種主要原因。至於真正能將性靈融和的人，實在很少，大都是被『欲』引誘到『肉』上，沉醉而不能自醒。就以普通對異性而言，他的要求，肉的衝動實在要比靈的衝動分量要占得多些。我們固然知道在一百對戀人裏，決不會沒有先因性靈的融合而後求肉的一致者；可是因為肉的引誘而偷偷地握手接吻，以激進戀愛的熱度的，實在是不在少數。

由『肉』而『靈』的戀愛，是以『肉』為主體的。由『靈』而『肉』的戀愛，是以『靈』為主體的。而維繫兩性間幸福的能力，究竟是『靈』比『肉』來得經久。

由戀愛而結婚，這是正當的途徑。戀愛破壞而離異，也是正當的辦法。可是能預先設法使戀愛不要破裂，那麼豈不是更好嗎？如果要這個理想實現，那麼非從戀愛的初期慎重考慮不可。

戀愛是築在高台上的，並不是一步便跨得到的。它間的歷程是

- 一，兩性間的認識。
- 二，兩性間的交際。
- 三，兩性間發生友誼。
- 四，兩性間發生超乎友誼以上的性靈的結合。
- 五，兩性間發生靈肉一致的共融生活的要求。

因此，我們在初與異性交際的時候，便應當鄭重。應當坦白地得到對方性靈的感應，假使用引誘的手段，雖然對方一時能夠就範，可是終久難免破裂。所以在這時期，我們應當細細地觀察對方究竟有沒有達到戀愛的趨勢。如果有這種趨勢，那麼還要觀察對方究竟是『為性交而戀愛』的呢？還是『為戀愛而戀愛』的？

兩性間既然有了「爲戀愛而戀愛」的趨勢，那麼自然要進到真正戀愛的境地。我們要知道戀愛是無上潔白的，不容有一絲渣滓夾雜在裏面。假使在戀愛而不會結合的時候，已經覺得戀愛難免有破裂的現象，那麼不如直截爽快的宣布。這麼着，各人都不致於受到痛苦。倘使只是隱忍着，且到結婚之後再說，那麼這種不愜意的細菌，將一天天的繁殖，終於戀愛破裂纔算完了。所以先已有了罅隙而仍舊結婚的，不但增加了兩性間的痛苦，而且隱忍着的一方面，還有希圖「且休管戀愛不戀愛，先讓我滿足了性交的慾望」的不人道的行爲的嫌疑。

戀愛是一種自然的藝術，也和別的藝術一樣，能陶冶成功的。可是要表現戀愛的藝術，並不是貿然做得到的。我們誰也不承認娼妓對待狎客的手段是戀愛的藝術，因爲伊們祇是用方法去引誘狎客的肉慾的衝動，以滿足一時的要求。至於普通女子對於戀人的表現，祇在細微的地方，流露出伊那內心熱烈的、高尚的情感，使伊的戀人得到無上的快慰，固結了一生完美的幸福，直到兩性完全消滅爲止。

結婚的要素中，包含着幾個條件，就是：

- 一，兩性間要有充分的性的智識。
- 二，兩性間要有互助的精神。
- 三，兩性間要能互相了解和原諒。
- 四，兩性間要發揮戀愛的藝術。
- 五，兩性間要保守戀愛的貞操。

青年的男女們，固然天天夢想着戀愛的結婚的快美，假使能照着這幾個條件忠誠地做去，那麼戀愛之花，將永遠很滋茂的開放在你的心田裏。創造出新的生命，新的前程，使你們永遠在很平坦光明的大路上前進。

我們更要知道！戀愛並不是結婚的工具，並不是等結婚之後戀愛便失了效用。如果這麼的誤會，那麼家庭間難免不發生不幸的景象。所以我們要明瞭戀愛是糧食，應當用它來維持兩性間永遠的生命的。雖然，戀愛是靈肉一致的，在初婚時期，未免肉的分量占得多些；可是經久之後，漸漸的偏于靈的方面去，而養成一種靈的戀愛的結合了。

我們不應該將結婚看作是人生的一個段落，我們應當將結婚看作是新生命新事業的起點。而尤其是在現代的青年，應當擔負這重大的使命。因爲我們既然和舊制度奮鬥而爭得了戀愛結婚的自由，那麼我們對於以後一切無意識的舊的習慣，應當逐漸的改革，創造出新的局面，造成一個嶄新的社會。

青年們既然擔負了新的世界的使命，這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艱鉅！所以我在這結尾的時候，還要重複地聲述，希望青年朋友，牢牢地記着！就是：

戀愛是有永久存在性的！
結婚是有創造的任務的！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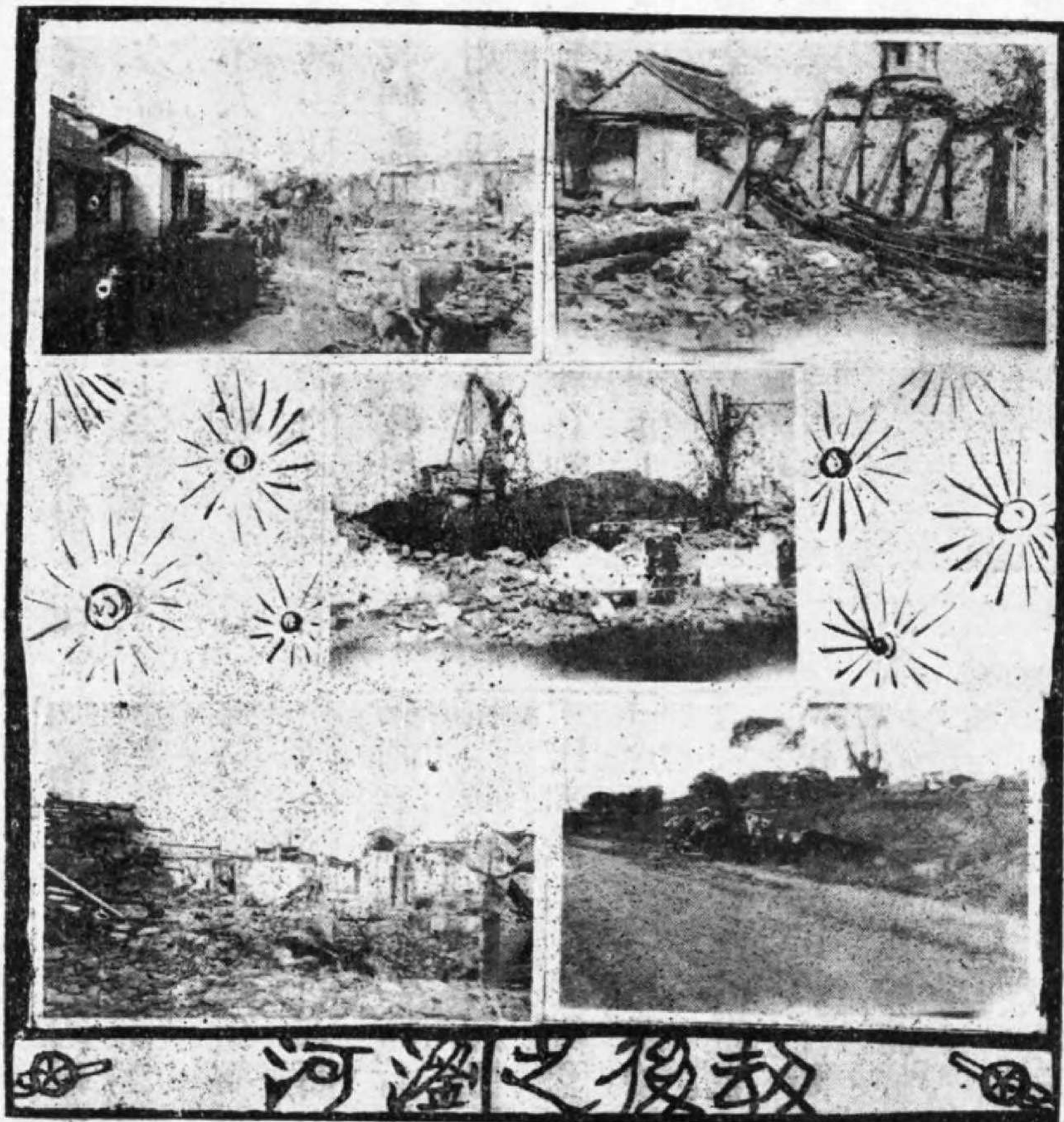
瀏河戡災記

蔣夢芸

東南戰爭。瀏河受禍最慘。商界兵災善後委員會。因有先行撥款救濟之議。十一月二日晨。查災委員十九人。齊集於滬太長途汽車站。候車出發。附近散軍頗衆。往返不絕。客車多爲占據。外來公私汽車。亦不能免。待至十時許。方成行。

車過大場後。沿路軍隊林立。車過必受嚴厲檢查。村人多逃難未歸。田畝荒蕪。秋收無望。皆受戰爭所賜。抵羅店。蘇軍第二十四混成旅。攔車不准前進。且擬扣車作軍用。嗣經吳君仲裔熟商。允於下午交車。方許前進。同時外來汽車數輛。均被扣於此。吾等尙屬倖倖也。

此去瀏河。足二十四華里。沿途竹籬茅舍。風景依然。前次謠傳羅店遭劫慘狀。亦有言過其實處。惟長途電話線。已被割斷。故交通頗爲不便。有滬南某公司汽車。半途損壞。進退兩難。車夫坐困於此。已二日不得食。又有一汽車。爲軍士所毀。僅存車身。傾於道旁。無人過問。歷二時。抵瀏河車站。甫下車。即有蘇軍某部多人。蜂擁登車。揚言奉軍令。開拔軍隊。借以運輸。吾等雖欲置詞。已不及。軍紀如是。誠出吾等意外也。



此間前爲聯軍兵站。今爲蘇軍傷兵住所。居民早已逃避一空。村舍盡爲軍士所佔。除軍隊外。靜悄無人聲。道旁棺木重疊。都爲軍士死屍。可想見其戰時之慘狀。惟此間尙爲戰線後方。故房屋尙多倖存。僅有流彈穿過。

牆垣之遺。跡供吾人之憑弔耳。去此百武。過河橋。已入火線。地土高低不一。均爲軍士備戰之所。河北市房。半燬於火。器皿什物。十室九空。由此更向東北進。則入市鎮。全鎮房屋。已成一片瓦礫。傷心慘目。不忍卒睹。頽牆壞宇中。美教會設有收容所。一當地士紳。亦在鄰舍設兵災善後處。三數紳士。辦理善後。辛艱備嘗。與吾等談話時。嗚咽不成聲。可知其心之痛。使逃亡於外之小民。歸來睹此荒涼景象。更不知將傷心至於如何地步。嗚呼慘焉。是誰所賜。旋往北市梢。是地前曾爲蘇軍進襲。冀汝桐團長。卽在此被俘。戰壕曲折。危險品隨地皆有。若地雷。若炸彈。若彈壳等。均有白紙揭其上。曰此危險品也。勿妄動。因之舉步不敢大意。旁有土山。高出屋頂。形勢絕佳。兩軍曾在左近肉搏。而以此山爲屏障。大施攻擊者也。山旁小溪。殷殷血色。不知曾有多少生命。犧牲於此。山上炸彈炮子。狼藉滿地。連

日均有爆發。人不敢近。又北爲荒野。通太倉。蘇軍大部。曾包圍此間數十日。近已無人跡矣。近鎮各里巷。房屋亦半爲炮火所燬。牆垣彈孔如雨點。刀痕猶新。戰後尸骸山積。近則已由各善團埋葬殆盡矣。

十二時餘。折回車站。與軍官再三商榷。請借一車輛。不許。同人有主張宿於車站者。然無處覓食。及寢具。不得已而決意步行返羅店。再圖行止。同居滬久。多不耐遠行。初時意興猶豪。未及半。多不能行。會有軍士自羅店來。謂羅店軍隊開拔正忙。萬難設法空車。供吾等作返計。聞之更爲驚慌。同人中頗有悔此一行者。張君振遠爲尤甚。未幾有三西人。自瀏河乘自備自由車返滬。吾等計急智生。乃立道中。舉手呼救。西人見而頗驚愕。停車問理由。吾等乃以軍士規車之實情告。渠等如爲憤憤不平。允於返滬後。代雇汽車三輛。駛近羅店。以備吾等乘而返滬。此時吾等於百難中得一希望。頗興奮。急前進。六時許。行抵羅店。已精疲力盡。不復能舉寸步。然西人所雇之汽車。亦屬杳杳。想因汽車行不敢冒險來此故也。至此大失望。且天色已暝。無術自計。幸有村人代雇人力數輛。每二人合乘一車。載以夜行。於黑暗中行荒野四十餘里後。安抵開北。雖未遇意外。已飽受虛驚矣。

中華皮鞋有限公司

發行所南京路拋球場



雨天皮鞋
包不漏
水
每雙定價
六元五角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十一月六日至十一月十二日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歐洲政局。英保守黨選舉獲勝。工黨內閣辭職。保守黨領袖包爾溫氏即奉命組閣。至工黨內閣調查齊函真偽之舉。未有結果。因政府並未見及原函故也。保守黨之新閣員六日正式發表。首相兼下院領袖包爾溫。印度事務大臣白根海。外交。奧斯丁張伯倫。掌璽大臣。涉里斯堡。上院領袖克松。財政。邱吉爾。大法開孚。內務。希克斯。陸軍。艾文斯。航空。賀爾。海軍。白。立志曼。商務。格里穆。衛生。尼納爾。張伯倫。農漁。伍德。教育。裴錫。工部。特梅蘭。殖民。郭愛梅。立。蘇格蘭事務大臣。吉爾模。檢事長。賀格。輿論對邱吉爾之長財政。頗引起驚異。但新任內務大臣希克斯。謂包爾溫決計不使保守黨政策有反動。包爾溫氏上台。為英國穩健派之勝利。英國政治有反動之趨向。固無可諱言者也。十日晚倫敦市尹之宴會。席上。在市外相奧斯丁張伯倫。暢言維持帝國團結之必要。稱贊國際聯盟會之事業。並言及英國之和平目的。及其欲與戰時同志國更謀親善友誼之旨趣。首相包爾溫繼起演說。謂英政府外交政策之大宗旨。在穩定而繼續。道威斯之報告與倫敦之會議。皆由前保守黨政績直接產生。因麥克唐納爾措置適宜而底於成。美國在協商倫敦議定書時。參加談判。卓著辛勞。殊可欽佩。而法總理赫里歐之政治家風度。亦屬可敬。渠現

望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之期當不在遠。至於俄國與埃及問題。渠現尚未能作何言論。以言印度。渠信以定見與洞察力處之。當可獲一方法。以保持印度人民之幸福。並扶助其沿經濟與憲政發展途徑而行之和平進步。前政府對於帝國經濟會議之決議案。與政治爭論無關者。已盡力實施之。惟政策大問題與殖民地有關者。如優待與國防兩事。現政府不得不再考慮之。至於日內瓦草約等事。則政府須商諸殖民地加以研究。新政府縱有缺點。然對於公共關係之事件。則必謀殖民地之合作。包爾溫又言及中國時局。謂如遇可用外人勢力以助中國之機會。則政府定即商諸他國而為之云。此一篇演詞。殆英國新內閣之政綱歟。



溫爾包相首閣新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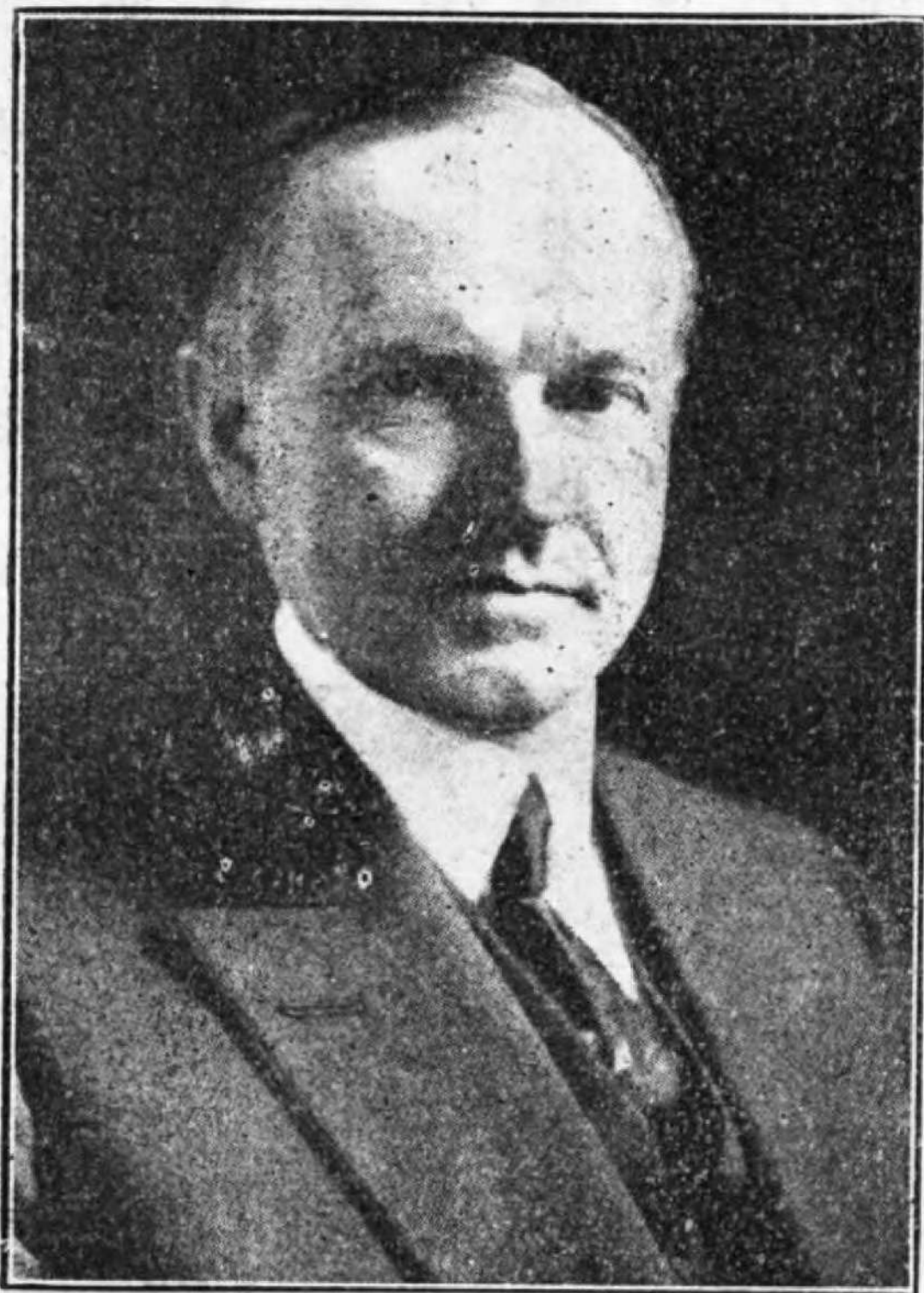
▲美國總統初選。本月四日舉行。至五日而選舉結果揭曉。共和黨之柯立芝與道威斯之獲選。大總統與副總統已必據是日官場覆檢票數之結果。為柯立芝不得選區三四三票。而民主黨之台維思得一三六票。進步黨之拉福勒特得一三票。其得票之少。遠在兩黨預料之下。共和黨與民主黨較。後者偏於進取。而前者偏於保守。故其選舉結果。殆與英國同一趨勢。美報謂穩健派之勝利。英美先後相映。聯合保守思想而成一個

▲美國總統初選。本月四日舉行。至五日而選舉結果揭曉。共和黨之柯立芝與道威斯之獲選。大總統與副總統已必據是日官場覆檢票數之結果。為柯立芝不得選區三四三票。而民主黨之台維思得一三六票。進步黨之拉福勒特得一三票。其得票之少。遠在兩黨預料之下。共和黨與民主黨較。後者偏於進取。而前者偏於保守。故其選舉結果。殆與英國同一趨勢。美報謂穩健派之勝利。英美先後相映。聯合保守思想而成一個

政治上大組合。其力足以擊破急進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希爾維克主義等形式之仇敵云云。

▲法國社會黨全國行政會。近曾討論社會黨對於內閣之態度。國會社會黨領袖白倫氏稱。赫里歐政府如能盡其力所能至。以實施社會黨之政綱。則社會黨可擁護云云。左翼諸黨主張。如內閣有積極改革之表示。則雖預算案不能盡如社會黨之期望。左翼諸黨應投票贊成的預算案。三日。該黨已一致通過扶助政府政策之動議。又多數通過投票贊成預算之之動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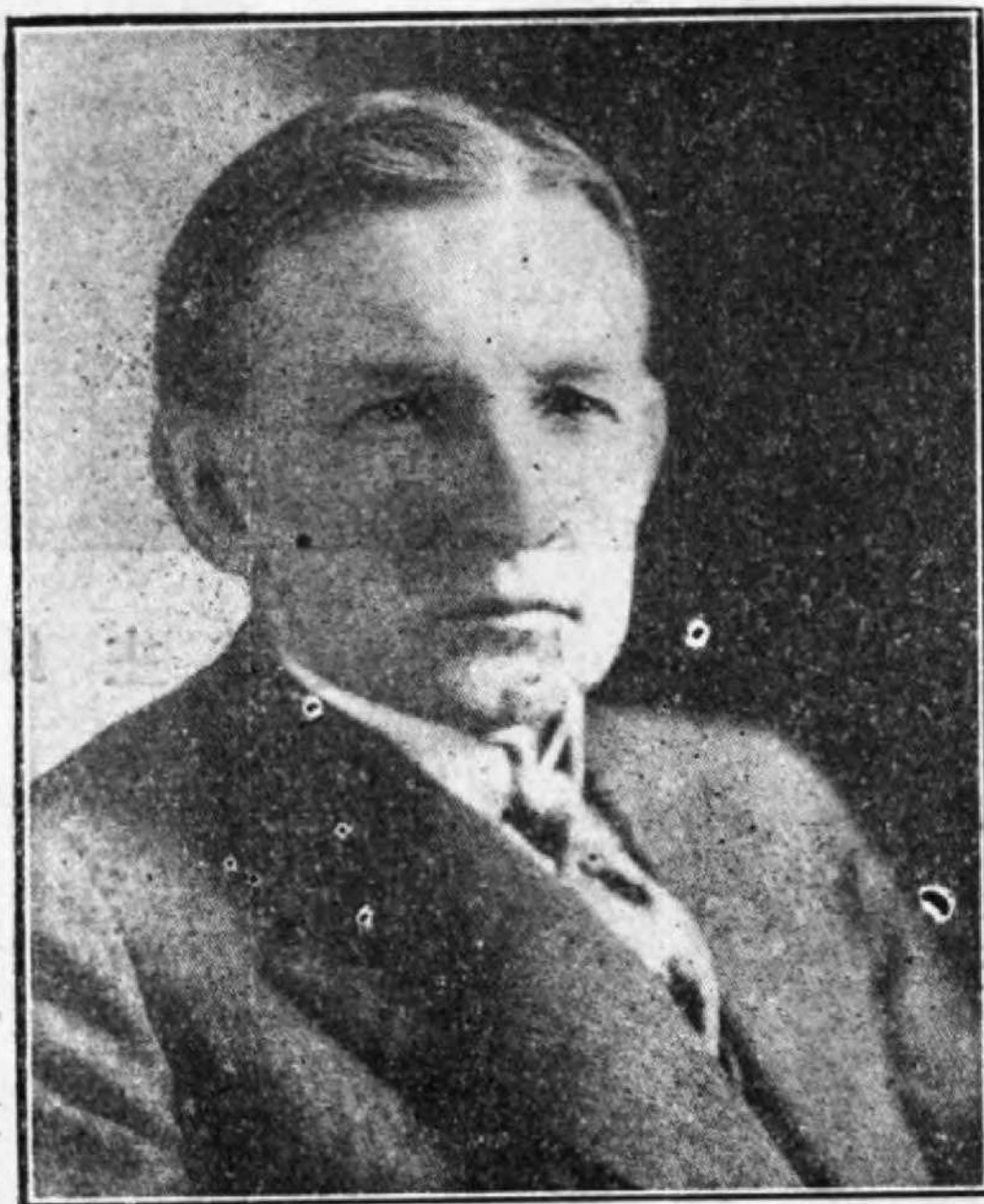
則赫里歐內閣固可得社會黨之贊助矣。但英美選舉均屬保守派獲勝。法國不無受其影響。法之保守派（右翼黨）如米



明年聯任美總統之柯立芝

勒蘭輩。因有此暗示之故。頗有擬組全國共和黨以抗左翼諸黨之勢焉。▲鴉片問題。國際聯盟會近在日內瓦開鴉片會議。對於中國烟禁廢弛。頗有爭議。四日討論禁烟規則時。中國代表施肇基曾謂渠須先知他國所擬採行之計畫。然後始能提出中政府之計劃。並聲明反對干涉中國之內政。及僅容中國加入顧問性質之委員會。並以渠不能授權各國隨意決定應施於中國之計畫為歉。印度代表康培爾氏起稱。如目下之會議因中國之建議而延緩其進行。中國須負其責任。施氏後乃切實聲

明中國亟願與各國合作施行禁烟計畫。並望各國亦照此辦理。五日午後。施氏宣讀一文。致引起中代表與印代表友誼的爭論。中代表文中有在華外人享有治外法權。中國對於外人無管轄權。致中國因外人行爲而受其累等語。施氏又謂鴉片本非中國土產。但自外輸入。中國擬取締私運。但未獲經營鴉片業者所隸諸國之合作。一九一七年。即英國允不將印度鴉片運入中國之時。中國鴉片出產在實際上業已絕止。關於剷除吸食烟膏事。列強之注意。未有甚於中國者。但在遠東有土地權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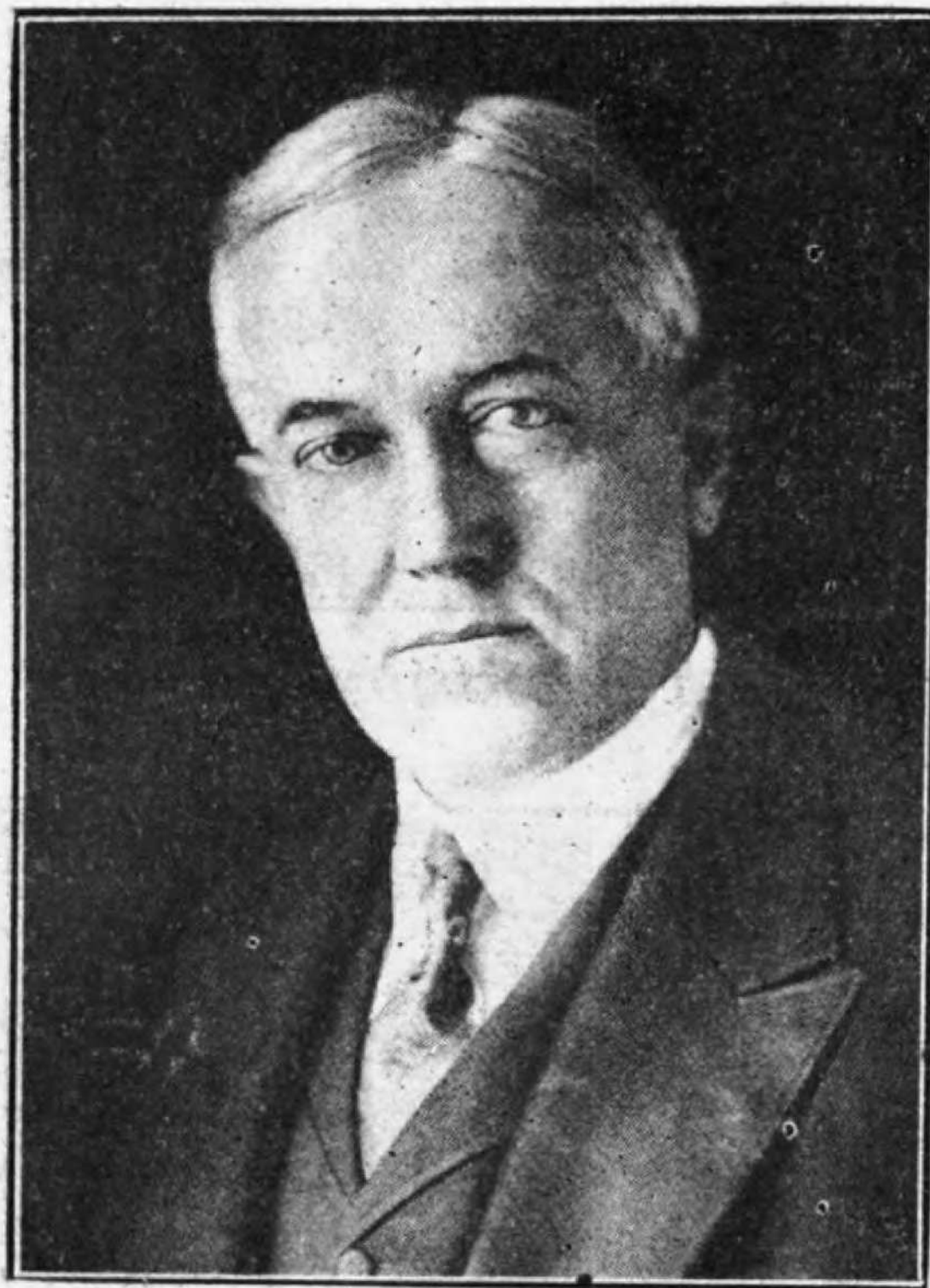


將來選美副總統之道威斯

列強。苟不予以一心一德之合作。則此結果將不可得。中國政局暫不甯靜。致罌粟之栽種烟膏之吸食。今又復活。此殊可爲扼腕。惟外來鴉

片之私自運入。及大批麻醉品之非法運銷。中國人民實受其害。故向大會建議。（一）應宣布烟膏吸食爲有害。故認爲非法。（二）除醫藥與科學用途外。應禁止鴉片進口。（三）出口亦同樣禁止。（四）以上担任應適用於贊同國之殖民地與屬地。（五）除需特別待遇之有癮者外。宜禁止烟膏吸食。印度代表對於中代表文中數點之正確。提出疑問。並謂運入緬甸之鴉片。半由中國而來。香港與海峽殖民地亦復如是云云。六日葡萄牙代表對於施氏所發澳門當道處置禁烟問題之言。提出嚴重抗議。法

代表慶昌氏對於施氏所稱鴉片之私入印度支那。可見法當道未能阻止持械私販人入其土地一語。亦頗有憤詞。謂渠不能受任何國之諮議。尤不能受中國之批評。中國政府僅在國內某部份享有僅存名義之權力。以每年產烟一萬五千噸之國之代表。而竟責備絕對禁種罌粟之印度支那。離奇已極云云。施氏又稱中國欲限制罌粟種植並望鄰邦有以助之。英代表戴納文所提以英法荷日代表合組委員會儘速研究此全部問題而向大會報告之建議。為會衆多數所贊同。但現代表主張加入中國。提出抗議。日代表不投票。以此問題尚未充分辯論為理由。大會旋議定。委員會於必要時可聽取中國與葡萄牙代表之陳訴。英代表戴納文謂中代表團對於罌粟種植之大問題。始終不改其態度。三年前所已言者。今日又復言之。大會須知世界鴉片多數產於中國。但一九二二年中國向聯盟會祕書處報告罌粟已完全停種。香港與馬來由抄獲鴉片之多。已足見中國種烟之廣。中代表所稱外人有治外法權。中國無權管束之一節。與限制種烟有何關係。今大會所討論者。乃限制種烟也。渠希望施博士昨日所言者非其最後之言論。否則大會將絕對無效云云。施氏起稱。渠擬日後再行答覆。英代表乃提議休會。俾法英荷日四代表之委員會得以研究此問題。衆贊成此議。遂休會。七日晨。鴉片會議之股員會集議。午後開全體大會。施氏發言。承認中國種烟。但軍人需款購械。故主張種烟。中央不易裁制。惟現狀已有進步。中國明達之



斯維但人選候黨主民

士。刻在北京開行政會議。討論改革事件。渠已電致北京。請行政會議速設法限制種烟。實行烟禁。渠尚望中國於施行此項計畫之際可得列強之贊助云云。印度代表康培爾發言。表同情於中國。謂中國縱未能補救內政。禁止鴉片出口。即至少可以辦到。施氏答稱。此事當從容考慮之。日代表起稱。世界希望鴉片會議有實際上之結果。中國現患內亂。致其限制種烟之努力。大感困難。同時渠主張他國之有土地於遠東者。籌議禁絕吸烟之辦法。此項辦法之實施。以中國首先承認為條件云云。大會旋休會。以待委員會事業之終畢。聞我國北京現當局因施氏之電。促將有關於禁烟之舉措。惟各國一方許運售達禁毒品於中國。一方又責中國之不能禁烟。似非公允之道。此次會議。蘇俄外交委員齊吉朱氏。致文國際聯盟。拒絕參與。謂俄政府議決會議之目的。乃在遏制麻醉品之散佈。而各國仍以售賣麻醉品為其商業。以博厚利。蘇故俄覺參與此會。實屬無益。大會之不能得切實結果。已昭然可睹云云。真洞見癥結之論也。

▲西班牙革命。西班牙近有革命。據裴警商電稱。有持械之西班牙人二十名於八日波拘。彼等自認與聞反抗軍閥政府之謀。但因查無犯罪證據。業已釋放。其他六人。因違法持械。拘留候審。其中二人自稱欲參加推翻里夫拉將軍之謀。但不承認為任何團體之會員。一般人觀察以為西班牙東北境內之革命行動。至十日已完全蕩平。此舉似未組織

之論也。

完善。想係擁護舊例者所爲耳。

▲日俄會議。日俄會議。十日起繼續開會。芳澤基於日本政府之訓示。自利權始。所有未解決之基礎各案。以文書提示。並加以詳細之說。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曹錕既下台。元老會議又未能即開。北京黃郛代閣之據行政權。本係暫局。然

三日閣議。則以嚴璩爲財政次。兼鹽署長。張訓欽爲管部次長。李述膺爲法次。劉治洲爲農次。以爲完成內閣之計。五日閣議。免劉夢庚職。以王芝祥爲京兆尹。免薛之珩職。以張璧爲警察總監。免王毓芝烟酒署督辦職。以王正廷兼。趙玉珂航空署督辦職。以何遂繼。准金紹曾辭陸次。以賈德耀繼。而交次孫多鈺辭職。尙未定繼任人物。惟交部四司長則已另易新人。七日閣議。決以易培基爲教長。馬敘倫爲教次。蓋黃郛以一身而兼二任。實有不勝繁劇之勢也。十日閣議。免蔣雁行參謀次長。以劉汝賢繼任。憲兵司令車慶雲免職。以劉文翰署公辦督島青之月七有據洪恩高



明關於撤兵問題。亦將日本政府之誠意。有所披瀝。加拉罕對之概括的表示意見之一端。而答以勞農方面。於翌日會議時。當有澈底回答。故翌日之會議。頗關重要也。

均有電言辭。故皆擬以次長暫代部務。將來之正式內閣。聞津方段宅在擬議中。有王揖唐與汪大樓爲德人變之二說。今固未能預料。始且置之不論。至北京現當局之設施。則裁併閑散機關。撤消民九以後全係通緝令。議決京畿不駐軍隊。勸令清室出宮。均有巨石築成。可稱道者。惟對曹錕下台後之住處問題。迄今猶俗稱豫未決。瀛台圍城。均有其議而未實遷。坐令其依石頭樓原爲德然安居後宮可通之參謀部。殊非常人之所能解爲德矣。至財政一端。當然最關重要。王正廷五日晚宴國總財部司長科長廳長。會商財政計畫。決中央軍政督衙費月定三百萬。先籌足半年。王克敏任內計遺三門案。(一)烟酒稅加征二成。(二)發崇文庫券一千二百萬。(三)軍用鈔票一千萬。現王正廷意見如下。

補。又任姚國楨烟酒署督辦。張我華烟酒署長。葛文濬京兆烟酒局長。劉慶鏗財部參事。林澄波塞北關監督。交部令。朱榮漢爲津浦路局長。而張作霖則派唐文高仍爲京奉路局長。馮玉祥所派丁搏霄因向馮請示。蓋一官兩委。在今日已不足爲奇矣。聞張作霖電保葉恭綽長交。容當成爲事實。而內務王永江農商王迺斌海軍杜錫珪。則

(一)烟擬加征。擬發行庫券三百萬。先電詢各省。有否實行加征。稅項能否概解中央。再定辦法。(二)崇文庫券。爲與款關係。馮軍餉源。不易實行。(三)軍用鈔票一千萬。決計取消。六日。王正廷宴銀行界。謂中央軍政費定每月三百萬。據鹽務署報告。每月鹽餘。連西南奉天計算。足有此數。請

先指此款抵借一百萬。衆允考慮。王又向安格聯索四二庫券餘款二百萬。充軍政費。尙未就緒。胡景翼赴豫。急待開拔。需費至少三十萬。王正廷又請銀行界墊款。而銀行界初以此風斷不可開。毅然拒絕。嗣王氏要求減少改爲五萬。銀界始允照墊。此外尙無借款成就。贛庫張哈兩路向東。鄰借款之說。並未有所接洽。更難證實。蓋一週以來。王氏方在奔走接洽中也。

外交方面。北京政變。尙無重大問題發生。公使團惟求保護外僑生命財產而已。王承斌到津後。天津各站之外兵亦已盡撤。惟青島烟台。外艦均有戒嚴。防吳佩孚或在彼處登岸。近又因孫中山吳佩孚行將來滬。傾團亦曾討論對付之態度。中俄交涉。停頓已久。正式會議。迄未開幕。王正廷爲第一次中俄草約之簽訂者。加拉罕對之自有諒解。接洽結果。定十八日開議。外部諭部員分四股研究。(一)商務。(二)鐵路。(三)航權。(四)蒙事。並函各機關。迅備提案。矣。清室出宮。事出倉卒。英日荷二使曾有詢問。王以共和不容再有帝號答之。內閣定十四日晚邀宴使團。再爲解釋。但聞外團有不願於政局未定之前。卽以赴宴之表示。確否須待屆時事實之證明也。

▲全國大局。自吳佩孚離津南下。而京津間之戰事遂息。馮胡軍於三日抵津。奉軍三日克蘆台。四日抵軍糧城。五日張宗昌吳光新二部抵津。王承斌亦於是晚到津辦理善後。七日李景林率奉軍抵津。張作霖九日入關。十日下午偕盧永祥等抵津。馮玉祥亦於九日晚赴津。與段張晤商時局。然自十日晚迄十二日止。僅有宴會酬酢。段張馮間。縱有談及政治。亦屬非正式之交換意見。外傳殊多揣測。蓋段氏之意。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國大政也。惟對東南態度。不可捉摸。聞東方主南下討伐。有盧

永祥率吳光新張宗昌二師攻蘇說。但據另一方面消息。則謂暫不用兵。聽其自然變化。蓋北方是否對南用兵。須視直系軍人之趨向以爲斷也。吳佩孚下艦而後。初則行踪未明。繼知其六日離塘沽。七日在烟台附近。十日離烟台南駛。其目的非常。即漢。十二日消息。謂是日下午已過淞口。赴甯。甯垣方有長江各省代表會議。吳佩孚或欲藉以號召東南。背城借一。而東南長江形勢又吃緊矣。

長江方面。鄭士琦既於一日宣布山東省中立。毀津浦路韓莊附近之鐵路。派兵在沿邊防堵。蘇浙援吳軍隊均被阻止。逐熊炳琦。拘高恩洪邵恆濬。令王翰章張懷斌阻吳軍在青島烟台登岸。故吳之對魯。無可活動。安徽則高世讀等數旅突於五日在蚌埠開會。驅馬擁段。拘史俊玉等。毀津浦路東葛附近鐵軌。以阻止蘇軍之北上。馬聯甲無可如何。齊燮元更急不可耐。乃於七日返甯。而陳調元宮邦鐸輩又均有尊段趨向。齊氏明知吳佩孚大勢已去。不得不爲保全地盤之謀。乃急電豫鄂陝皖贛閩浙七省代表赴甯會議。以聯防尊段爲指歸。得鄂蕭與各方之贊同。乃於十日拍出通電。以視北方對己之態度。而北京七日命令。張允明任松滬護軍使。齊則以鎮守使昇之宮邦鐸。宮已於十一日到滬就職。而白寶山之上海防守司令又未開缺。一國三公。滬地未可樂觀。惟聯軍餘部收束將竣。卽有少數異動。不致影響大局。但津方擬議。將以盧永祥任直魯豫巡閱。馮玉祥蘇皖贛巡。果爾。則齊燮元位置。頗慮動搖。其必一方變態尊段。一方借吳自重。而蘇人之安危不問矣。浙省孫傳芳派孟部北上。既已折回。今方盡力壓制浙人。敲脂吸髓。無所不至。對於大局。亦以套上尊段面目了事。豫省張福來李濟臣均奉令免職。以胡景翼任軍事收束。孫岳任省長。兩部兵士陸續開豫。洛陽又爲陝軍所佔。吳已失其巢穴。鄂省軍人

蕭耀南初雖日事搜括。以備戰事萬一之需。而鄂省議會決議嚴守中立。將召集法團會議。迫蕭禁阻客軍入境。其不願吳氏赴鄂作戰。昭然若揭。加以王汝勤盧金山宋大霈等七日又宣言鄂西中立。阻川軍東下援吳。於是蕭亦不得不舍吳而昌言保境安民。藉圖自保。直系軍人之在今日。固皆將蒙一擁段之皮以爲護身符也。

▲西南方面。孫中山以段馮及各方均電促北上。初定六日離粵。嗣改十三日由廣州赴香港。十四日由港來滬。將偕由日回國之李烈鈞及汪精

衛唐仲愷等北上。蓋北京新任李爲參謀總長也。孫既決計北上。乃令委胡漢民守廣州。譚延闓任北伐。許崇智任西南二路。楊希閔任東江防務。同時任劉震寰爲桂省長。而范石生又有回滇之說。北伐湘軍在仁化譚兵站。陳嘉祐全部。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各一部。聞已入湘境。不久當有發展。桂省則近有會議。又決推李宗仁爲督理。鄧右文爲省長。形勢複雜。非言可喻。熊克武業率州滇黔聯軍抵辰州。向常德進。假道湘西。進窺武漢。陳炯明業已通電擁段。近頗有意派兵攻閩。恐將見諸事實矣。

菊部雜談

(羅公先生遺著)

侯俊山技藝之精能。無以上之。當徽班極盛時。恆排斥幫子。不許闖入。故大柵欄一帶無幫子也。自侯俊山馳譽一時。極爲張子青相國所賞。每堂會必首招俊山。徐頌閣相國。亦極譽俊山。程長庚掌三慶時。無如之何。但暗詈之而已。俊山色藝冠絕當時。吾二十年前見俊山劇時。已四十餘年矣。其八大錘一齣。近年曾再演義務戲。吾皆觀之。見者皆謂其純然徐小香。今程繼仙之八大錘。已不惡矣。若較之俊山。則相去遠矣。

花旦自以田桂鳳爲勝絕。惟年髯已高。世人重色輕藝。故桂鳳不爲時流所推。獨老輩恆道之耳。其細膩靈活。迥非後輩所能及也。自璧雲漸老後。都中已無良花旦。芙蓉草豔冶自喜。白牡丹亦不失爲中驕。小翠花過於蕩佚。芙蓉草若不失音。惟此子足以稱能也。

時妝小志 (七)

(G) 裙

裙爲我國婦女之禮服。凡不着裙之婦女。都不能會晤賓客。南方雖小家婦女。以及傭婦。亦必着裙。惟北方婦女。必大家始着裙。尋常村婦。多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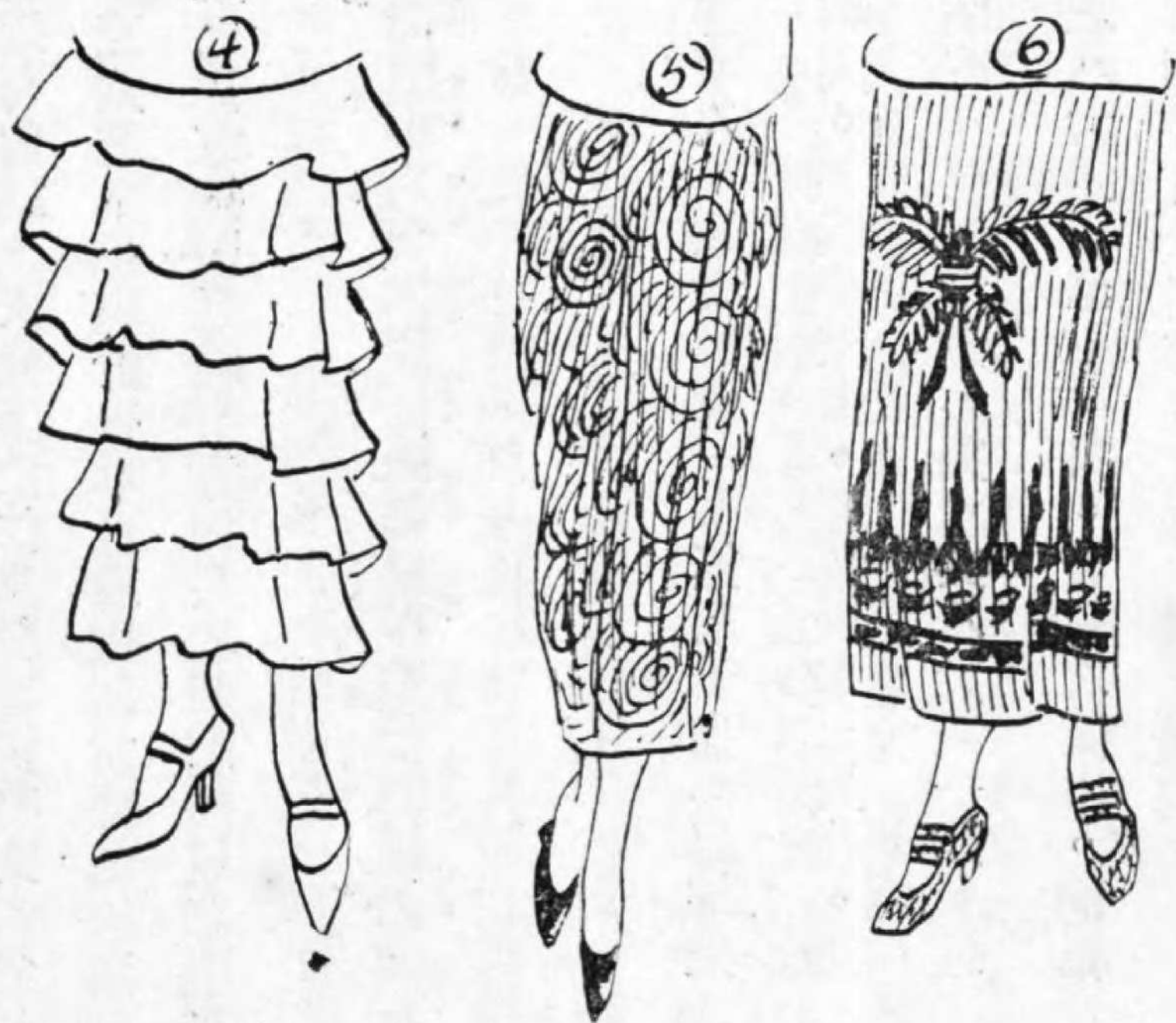


也。

昔日婦女之裙。以大紅色爲最貴。官家命婦始能着之。新婚婦或一着之。否則雖貴家之姬媵。猶以嫡庶之分。未敢僭越也。其式多百褶。或綴以金

鈴。行動時。其音琅琅然。近時爭尙套裙。或有褶。或無褶。顏色亦不一。茲舉繪數式如下。

(一) 加鈕裙。其接縫處。加巨鈕數枚。並非應用。實以美觀。此類裙多無褶。
(二) 飄帶裙。裙之兩傍。綴飄帶二帶。之色與裙同。(三) 荷葉裙。裙之沿彎



曲作荷葉形。或加花繡。此式多有巨褶。上緊下闊。如覆鐘。(四) 疊褶裙。上闊下狹。逐層而小。如倒置寶塔然。(五) 稱身裙。此式多製以輕軟之綢。密附雙股。形如束筍。行動時。尤足顯下體曲線之美。(六) 綉花裙。於裙上繡成各式巨花。及裙邊花紋。此式亦多無褶。

演劇以後

馬二先生

在那舞台上。笛韻琴音悠揚和奏。佈着一輪明月雲水蒼茫的海景。隱約中有一隻小艇。泊於近岸側。舞台上共有三人。一男子。作海軍服裝。一少婦。一老婦。這齣劇是日本的名劇「不如歸」。那男子是川島武男。少婦是武男的妻浪子。老婦是浪子的乳母。

舞台上一對少年夫妻。恩愛方濃。生離等於死別。演得十分細膩。十分貼切。引得台下觀眾。靜默默的。都看呆了。俄而珍重數聲。那川島武男乘艇而去。浪子幾乎哭失聲。台幕立下。台下的燈光忽明。許多觀眾彷彿由夢境中覺來。始大大的拍了一陣掌。一個個眉飛色舞。歡喜讚歎。說道：「羅羅女士和蘇新二人演得真好。必這樣力不媿稱為藝術家。」劇場中左側第三排座中。有幾位女賓。都嘻嘻的笑着。向一個着白羅衫裙的少婦。悄聲說話。一個說：「蘇嫂嫂。怪不得平常不願出來看戲。原來蘇先生有這樣的本領。別人演的戲。你自然不要看了。」一個說：「你何不與蘇先生一同登台去演。你們真夫妻合演。却不比羅羅女士強。」又一個說：「虧你不吃醋。你看羅羅女士和蘇新先生竟演得你憐我愛。同真的一般了。你難道不怕他們兩個認假成真嗎？」又一個從中攔阻說：「不要胡說。蘇嫂嫂是個開通的人。決不會吃這假醋。況且伊和蘇先生是戀愛結合的夫妻。還不能彼此相信嗎？」那着白羅衫裙的蘇嫂嫂。聽了這許多的話。祇是微笑。並不發一言。祇覺這時劇場中。衆聲有些嘈雜。空氣中有些濁惡。令人不甚舒適。向四周望了一望。黑壓壓的許多人頭亂動。愈覺得有些頭痛。待要先走時。又恐同座的女友們更加取笑。且怕蘇新多心。欲待勉強坐着看下去。又覺四周鄰坐的人們。有許多都注目向自己身上

看來。委實不好受。因拉了一位女友說：「珊瑚。我和你到後台去看一看。」珊瑚便立起和伊一同出座。伊耳傍猶聽得同座中有人笑着小聲說：「如何果然不放心了。要到後台去監視哩？」伊祇裝不聽見。挽着珊瑚。逕由傍門。走入後台。

這時後台幕中。正在亂烘烘的。忙着佈次幕的景。許多人都憧憬的目。不暇顧。也不會注意到伊們二人進來。伊和珊瑚從一個小門走入。便是化妝室。室中也有五六個人。伊一眼瞥見扮浪子的羅羅。却正坐在一隻椅上。蘇新背着臉。一隻手搭在羅羅身後椅背上。低着和伊說話。羅羅一眼看見二人進來。連忙把一隻手向蘇新膀子上一推。說：「蘇嫂嫂來了。」一邊說着。疾忙立起。蘇新也回頭。直起腰來說：「柳絲。你為什麼不看戲了。却到這裏來。」柳絲把眉蹙着說：「我覺着有點頭痛。打算先回去。」蘇新躊躇說：「為什麼要先回去呢？」羅羅說：「是啊。何不看完了呢？」柳絲也不回答什麼。祇把頭低了。微微地搖一搖。蘇新說：「也罷。你先回去。我演完也便回去。」柳絲聽了。點點頭。回身便走。珊瑚也跟着出來。剛剛走到化妝室門外。陡聽得羅羅味地一聲笑。轉起來。

.....

柳絲回到家。中後。卸去衫裙。着了便服。坐在燈下。祇是呆呆的思索。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刻。忽地瞧見左腕上的手表。長針已指到十二時一刻了。因念「他何以還不回來。難道還不會散戲嗎？」又想到羅羅在化妝室中與蘇新對談的光景。心中十分不自在。回憶前幾日。「蘇新整日忙碌碌的。到人藝劇社排練。常一去半日。說是開演在即。恐怕臨場生疎。這樣看

來。他和她在排演的時間。大概也許是那樣的親熱啊……自己當初與蘇新結識。不是也祇是聯合遊藝會中十數分時談話的默契嗎。那時我心目中。原無成見。自後他便常約我一同遊逛。彼此間的感情。不知不覺的便增加濃厚。而相親相愛了。我祇說他惟對於我則如是。但恐怕男子未必癡心如女子。保不定他不活動。在我平常入學校讀書時。豈能時時察看着他的行動呢。每日晚間方回家。知道他鎖日裏忙什麼事。如今眼見得暑假將滿了。這都是難放心的一件事啊。伊此時心緒紛亂。自覺無聊已極。因檢取桌上幾本書中的一冊小說來看。看了十幾行。又不耐了。再看手表時。已是一點過了。想道：「他說演完便回來。此時何以不回來呢。他平時不會有過。難道有什麼意外的事嗎……這是決不會的。」正疑慮間。忽聽得門鈴琅琅連響。接着女僕答應了一聲。去開門。果然履聲窸窣走進來。是蘇新回來了。

他一進房門。便帶着一股酒氣。嘻嘻的笑着。向伊說：「你還沒有睡嗎。頭還痛不痛。」柳絲說：「不痛了……你到那裏去的啊。這股酒氣啊。」蘇新笑說：「羅羅她把車送我回來。過她家時。邀我吃宵夜。喝了兩杯白蘭地。」柳絲說：「深更半夜。還喝什麼酒。」蘇新也不回答。一邊脫衣服。一邊說：「今晚的戲。可惜你不曾看完。好極了。真好極了。我們同社社員都說。從來排演『不如歸』。都沒有這一次好。羅羅的浪子。真能使看客下淚啊。這人真聰明。她還是第一次登處女台呢。」柳絲聽了。心中微震。勉強笑了一笑。說：「她若不聰明。誰還派她作這個脚色。」蘇新笑道：「她現在已拜在我的名下。做一個學生了。本來她這齣戲的成績。全是我教的。」柳絲說：「哦。怪不得請你到家中去喝酒呢。原來是恭維老師。」蘇新笑道：「喝酒豈能便算恭維老師。」柳絲便問：「那末。還要怎樣方

算是恭維呢。」蘇新此時且不回答。取了一支紙烟燃着了。吸着。仰坐在一張藤椅上。徐徐說道：「她不但是我的學生。並且很是我的一個知己。」柳絲聽了。心中又是一震。幾乎要失聲哭了。但仍勉強支持着問道：「她怎樣算是你的知己呢。」蘇新嘆道：「唉。世界上的人。交朋友祇都是表面上的事。誰能真心體諒別人。代朋友打算呢。」柳絲皺眉道：「你喝醉了。」蘇新吐着烟。閉着眼。搖頭說：「不。我何嘗醉呢。羅羅和我祇認識一個多月。起初我也不過當她是一個尋常的女子……」柳絲忍着氣。哼了一聲。蘇新繼續說：「但是自從我給排演這齣戲之後。每日排演完了。她必和我談話。並且很能了解我的意思。」柳絲說：「學生自然能了解先生的意思。」蘇新說：「不是這樣說。她能了解我的境況。替我打算。」柳絲忙問：「打算什麼呢。」蘇新說：「她對我說。我們兩個人住這一所房子。很不上算。況且我白天在公司服務時多。你又去上學。這房子豈不是多餘嗎。所以她勸你把這房子回掉。她說。她那裏有一間空屋。可以讓給你們住。不取房租。」柳絲說：「哦。這樣說。她果然是能代你打算盤了。但不知她圖的是什麼。」蘇新說：「自然是要我就近教授她演劇。你想。現在的朋友也少。這樣慷慨的。我並不是貪圖小便宜。她的意思。實在可感啊。」

柳絲沉默了一會兒。又問道：「你答應了不曾呢。」蘇新說：「我自然是很願意的。但却不能不與你商議一下。」柳絲道：「還有什麼商議呢。你要搬去。便搬去就是了。我祇不去開學後。我住在學校中。」蘇新說：「是嫌她那裏狹小嗎。每星期回家不回家呢。」柳絲背轉身來。低着頭。噙着眼淚。咽聲說：「我還回來做什麼呢。」蘇新聽得伊的聲音不對了。連忙坐起。問道：「柳絲。柳絲。為什麼這樣……這樣為什麼呢……柳絲。」

觀着站起來。靠近伊的身傍。

柳絲咽着聲音說：「爲什麼祇問你自己？」蘇新說：「我不會怎樣啊。」

柳絲說：「你不是已有了知己嗎？你祇管和你的知己去同住。又何必問我呢？」蘇新着急道：「什麼話？你原來是這樣多心嗎？」柳絲說：「我何嘗多心？但是須不是瞎子。任憑別人擺弄啊。」蘇新說：「什麼話？誰擺弄你？」柳絲冷笑說：「你還裝痴嗎？你近來成日裏到羅羅家裏去……」

蘇新忙分辯說：「那是替他排劇。」柳絲說：「排劇是排劇。但排久了。就排成劇中的知己了。這是你自己說的。」蘇新楞了片刻。嘆了一口氣說：「我不料你也會疑心我。」柳絲說：「本來沒人疑心你。祇你太不怕人疑心了。像你和她在後台那種樣子。難道別人看不出來嗎？」

蘇新此時酒意全消。趑趄着。又坐在藤椅中。鄭重說道：「柳絲。你切不可這樣狐疑。我這些時心緒不佳。常常想藉着演劇。自己排遣。我並不是專心屬意在羅羅身上。有什麼忘想。我不是主張多妻者。你須知道。我所以心緒不佳的緣故。祇是境况。我在公司中的進款。你是知道。從前一人僅可敷用。自我們結婚以後。使時時有些支絀不敷。不但是二人用度上增多了一倍。並且還須代你負擔學費。」柳絲說：「本來是多嫌我這一個。」蘇新忙阻止道：「你且不要說氣話……我不能不使你學業成就。又不能使家代担已嫁女兒的學費。近半年來。我已暗暗的增添了不少的債務。但是不曾對你說。因爲你在求學時。豈能再分心爲我問家政……」柳絲聽了這一席話。氣雖少平。而餘愁未解。啼痕如故。蘇新又續

說：「我所以說羅羅是知己者。也不過是指她能了解我的境况而言。並無何等男女情感上的關係。試想。她能以住屋供給給我。我每月即可省却二十餘金的房租。以之供你求學學費。已甚有餘裕。我之所以很高興的。仍是代你着想。你又何必反因此而生誤會呢？」

柳絲聽完。凝思了片刻。用手帕拭了拭眼淚說：「婦女求學。在現時差不多祇是表面上的一件事。其實學問成就的有幾個呢？我因爲不知道你的生活實情。所以不忍廢學。你既供給爲難。何不向我說明。本來愛情不必由學問中生。世界上愛情純摯的。多有不識字的人。我和你既以愛情爲結合。我便不能介意於你境遇不好。你亦不能嫌棄我沒有學問。從今而後。我即不再入學校。如此。你便可不必受担負太重。更不必想借力於羅羅。嘗嘗男子不能担負的責任。反要使女弟子分勞代担。你將自居於何等呢？」

蘇新大笑道：「你說了半天。話是很冠冕。但不過祇是情願不入學校。却不許我移居與羅羅同住罷了。是不是呢？」柳絲被他笑的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離坐走向蘇新身傍。半嗔半笑的說道：「本來是如此。一個女子若是不能使丈夫保守着專一的愛情。那還有什麼意味。無論你如何解釋。我總不許你與羅羅再有以前那樣的接近。」蘇新聽了。自然表示很滿意。照伊的辦法。一面又取一支紙烟吸着。注目在柳絲的臉上。尋思道：「婦女的心思。都是這樣奇異。不可測度嗎？」

(完)

老人的心

(小說)

何心冷

陽光剛從小窗裏射進屋裏的時候。老人在牀上又連連的咳嗽着。

我隔着帳子。問道：「寄娘。要喝口杏仁露吧？」老人在咳嗽聲中答應着。

我披了衣服起來。摸了摸熱水瓶裏的水還熱着。便沖了半杯。遞給老人。老人擁着被坐着。縮在裏床。瑟縮着身子。睡在外床。呼呼地只是好睡。伊的臉。憔悴得不像樣了。可憐自從老人病後兩三個月。伊不曾有一晚好好的睡過。伊的手。揪在被外。我輕輕地用絨圍巾替伊蓋了。老人喫完了杏仁露。咳嗽似乎好些。將手裏的杯子遞給我道：「我喝完了。現在還早吧？」我道：「至多也不過六點半鐘吧。」老人道：「你昨天晚上不是一直到三點鐘纔睡的嗎？好在早呢。再睡一會起來。你睡在那籐條上冷吧？」我一面扣着衣鈕答道：「我睡不着了。籐條上一點兒也不冷。」老人道：「你再睡睡去。你不比伊。伊白天可以躺躺。你白天還要做事呢。」我道：「我真不要睡。天都亮了。」老人說着。又咳嗽起來。我道：「我來給您捶兩下子吧。」老人還推說不要。我却坐在床邊。在那枯瘦的背上輕輕地拍着。究竟離得太遠。捶的時候。怪費事的。捶了一會兒。老人咳嗽又止了。我的手縮回來的時候。手上的戒指。扎住了伊蓬鬆不整的亂髮。一時脫不開。伊被我驚動了。微睜睡眼道：「你爲什麼怎麼早就起來？」我將嘴向老人努了一下。伊道：「我真睡得昏了。我要起來了。你再去睡一會兒吧。」我道：「你累得倦了。多睡睡。老人病着。已經夠忙的了。你如果再發起胃病來。可不要急煞了人。」老人聽見我們說話。便說道：「你們誰也不要起來。我現在好了。不要什麼。你們昨天都累到半夜呢。」我含糊地答應着。回到籐條上。着機穿鞋。伊也在那裏穿衣服。爬了起來。不睡了。

老人的氣色。似乎比昨天好些。大家都放心些。伊起了床。便去煮開水。沖了三碗牛奶。端了一碗去給伊的弟弟。伊弟弟在被窩裏伸出頭來。接着碗咕嘟咕嘟地一口氣喝完了。我洗了臉。喝了牛奶。要緊到公事房

去。伊道：「爲什麼不喫了早飯去。這麼忙做什麼？」我道：「喝了牛奶已經夠了。吃吃早飯又得累你忙一陣子。你就歇歇吧。」再看老人時。正閉着眼。坐在那裏打盹。我便輕輕地出去。

★ ★ ★ ★ ★

午飯過後。伊有電話給我。要我就去。等我到那裏。伊正在梳頭。老人坐在床上。喝着糊粥。瞧見我跨進房。便笑道：「我剛纔還同伊說着。你就要來快了。居然說着就到。你喫了飯沒有。讓伊替你下兩枝挂麵吃。怎麼樣？」我道：「我已經喫過飯了。」伊梳好了頭道：「你在這裏坐一會。我去替娘配藥去。妹妹去教書去了。我走開了。又不放心。你在這裏陪着。講個故事給娘聽。我回來帶東西給你喫。」老人笑道：「我看你們兩個。這麼大了。還是跟小孩子一樣。又不是三歲兩歲。還拿東西騙人咧。」老人說着。將碟裏的肉鬆。夾了一筷道：「你嘗嘗。這味道怎麼？」我拿手心接了。細細地辨着滋味。伊在旁邊嚷着：「不來了。娘反而歡喜他。我怎麼沒得喫？」老人道：「虧你說得出來。我歡喜他。你又怎麼？」伊笑着出去。走到門外。回頭低低的說道：「不要坐在這裏不定性。我一刻兒就回來的。」

伊出去了。老人的糊粥也喝完了。我將碟碗盤筷。都搬在桌上。將手巾遞給老人擦了嘴。老人道：「你累吧。再躺一會兒。」我道：「一躺之後。身體反而覺得懶了。還是不睡的好。只要您的病。一天天的輕鬆。那麼大家都高興了。」老人道：「前幾天我是糊裏糊塗。一點事情也不知道。累得你也夠了。我怎麼對得起你呢？」我道：「您何必如此客氣。我既然和瑟姊是朋友。那麼這也是應當的事。您這麼一說。使我置身無地。況且我早歲喪母。瞧着人家有母親。正自羨慕。有您這麼個母親扶同着。我還求

之不得呢。」老人聽了道：「這也難怪，你有人照顧着，當然便當得多咧。：桌子底下的罐子有糖，要吃你就自己拿吧。」我當時拿了兩塊糖餅，默默地吃着。老人道：「我有句話問你，瑟兒一向是不願意出嫁的，所以有好幾次人家來做媒都給伊回絕了。你瞧伊還是嫁的好，還是不嫁的好？」我笑道：「這事情教我如何回答？婚姻的事情，除了本人之外，別人怎麼能參加意見呢？如果照事實講，婚姻既是人生的一個歷程，那麼自然經過這個歷程，纔算是完成了這生之任務。總之與其嫁個不認識，不知性情的人，將一生幸福犧牲在虛無縹緲之中，那麼還是不嫁的好。如果說有情投意合的人，那麼結婚之後還有些趣味，幸福可言。像我的決意和阮家解除婚約，也就是因為兩個人性情完全隔膜，與其將來沒有好結果，不如直截了當的斷絕了的好。」老人道：「原是呀，家庭中的幸福，全要大家能夠顧憐着，性情不對，便是一世的禍根。」

伊走後已經十分鐘了，還回不來。我似乎有些不耐煩。老人却又像看得出我的心思似的，握着我的手道：「瑟兒快要回來了。」我道：「去了十分鐘，快要回來了。」老人瞧着我的臉道：「我和你講，瑟兒的脾氣，有時候太燥，這都是我不該應得伊這樣的。伊平常一跳三丈高，再不然就是悶着頭不響，只要你一來，伊就有說有笑。我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你說的話，伊也肯聽。你沒事的時候，勸勸伊，能把這脾氣改了就好。」我點頭答應。這時樓梯聲響，伊已經上樓了。老人道：「瑟兒回來了。」我答應着。伊這時候已經進了房，從口袋裏掏出兩只橘子，丟了一只給我，笑道：「娘，握着他的手做什麼？為什麼歡喜他不歡喜我？」阿呀！罐子蓋開了，不蓋有賊偷糖吃了，糖便不許吃橘子。」說着將我手裏的橘子拿了去，向口袋裏一塞。

★ ★ ★ ★ ★

半年之後，老人同了伊又從故鄉來。可是老人的心却變動了。這天上午，大家閒話着，老人喚着我道：「你難道永遠是這麼的過孤獨生活嗎？也要想法子纔好。」我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很會料理的，不用您費心。」老人瞧着我道：「這樣，我來替你做媒。馮家的小姐很好，況且還有三千塊錢的陪嫁。你要了伊，不是人財兩得嗎？」我笑道：「我如果是抱金錢和勢利的主義，那麼以前解約的阮家豈不好？只要我拍住了丈人的馬屁，還愁不得個小官兒做做。原是要打破這種謬誤的觀念，所以纔不避謗誹地做去。我自有意中人在，不勞您費心。」老人聽了我的話，哼的冷笑了一聲。

停了一會，伊家的親戚來了，閒譚着家常的事情，不知道又怎麼的議論到婚姻問題。老人道：「原是呀，他們有了這麼十幾萬家產，還過不了日子，要是沒有家產的人，要娶親豈不是做夢？」說時瞧着我的臉，我明知老人是語含諷刺，故音旋過頭去和瑟姊談話。老人又道：「男子在未結婚以前，總是將女子騙得相信，等到結婚之後，還不是漸漸的冷了。那些被騙的人，不到吃到苦，不知道懊悔。」老人說着，向伊的臉上瞧着，伊向我看了一眼，大家不響，只是默默相對。

老人只是絮絮的說着，忽然問我道：「你以為的我話對嗎？」我笑道：「我只顧在這裏看書，却一句都不會聽得。」老人冷笑道：「我知道你這兩天的耳朵是決計聽不見我的話的。」我這時覺得一刻都站不住，便告辭了走出去。我剛要走上樓梯的時候，伊走了出來，低低地說：「千萬不要爲了這小事不舒服。老人近來不知道怎麼的變得這樣，你看。」伊說時指着那玻璃窗，我就伊指的地方看時，一輪明月，剛被浮雲遮了，雲兒慢慢的游移，月兒依舊放出光明來。在這不語之中，伊安慰着我。當時我大受感動，慢慢地走下樓去，伊靠着欄杆，默默地望着等我。我由後面天井轉到樓下，客堂裏纔聽得伊履聲，裏裏地一步一步走到屋裏，我走到前面天井裏時，還聽得老人在樓上冷笑的聲音，使我心裏酸酸地難過，沒精打采的踱出門去。

慈禧秘紀 (續)

清廷宮女口述
馬二先生筆記

慈禧謀弑咸豐未成

佛爺於顯皇帝固感恩知已逾于尋常而宮內前輩有熟悉咸同間軼事者則云咸豐既寵佛爺會佛爺之父某公爵因事被逮付諸大辟而佛爺不知也一日顯皇帝朝罷與諸妃嬪飲北海某樓中賞荷帝薄醉偃臥于御榻上諸侍從皆去獨妃嬪與數親從伴之時已黃昏帝乃謂佛爺曰汝父犯法朕殺之已久汝知之乎佛爺聞語頗鎮靜旋請問所犯何罪帝曰伊背印脫逃國法不可免也佛爺亦稱是乃國法後遂亂以他語俄頃佛爺忽謂帝曰荷花暮時香氣愈濃此時黃昏正宜賞荷主子何不移座廊外憑欄而賞帝從之咸豐曰微卿言朕幾忘之遂命內侍扶之檻邊佛爺及諸侍從均追隨帝後隨同賞荷帝時酒興正豪評丹論碧爲狀甚樂問答間佛爺忽謂帝曰這裏有荷花一朵極豔麗請主子看看言時即指樓下帝移目向下隨其所指俯看時忽徒覺背後有人以掌猛力一推幾乎身不自主向樓下跌仆幸雙手握欄杆未至墮墜

三海之瀛台



戊戌 政變 後慈 禧幽 光緒 於此

帝不准。次晨早朝。各王公大臣均入朝。帝略述其事。使議辦法。諸王公大臣僉奏稱。論法當誅。惟妃子（指佛爺言）方懷甲。安知不詠宜男。方今主上尚未備儲。事關社稷付託。其事重大。至宥免與否。非臣下所敢妄議云云。帝得奏頗踟躕久之。乃曰。依卿等所奏。姑從寬宥之。先行打入冷宮。俟其分娩得男。即免究勿罪。生女則按原議處分勿赦。諭下。佛爺因獲保全。嗣佛爺困囚于冷宮者歷十月有餘。清廷內之冷宮制度。略如今之普通黑屋。四壁蕭然。中置一榻。壁開小窗一扇。以通空氣。門扇以鎖。兩人守之。飲食起居。均在其中。不得出焉。慈禧既被囚。一切飲食服用之便。全賴老任媽媽隨時接濟。得以不竭。及分娩果得男。是爲同治帝。佛爺始得奉諭遷入原宮。述此事謂聞諸老任媽媽。故極詳確。余同時宮中人知之者頗不鮮。惟懼于積威恆祕之。不敢語于人。以免蹈不測之禍。今茲清室既革。余乃述其事。他日修清室掌故者。或亦可資爲參攷耶。

慶親王獲用之原因

光緒中恭親王易簀時。佛爺曾駕臨恭親王府。就榻前諮詢國事付託之人曰。王死。誰可與未亡人共國家患難者。恭親王泣曰。太后如以國家爲重。欲求其有利于國家者。奕謨（謨貝子）忠實有體。如能用之。必有益

時諸宮女及大額駙在後。忙趨牽帝裾。帝已驚極。回顧變色曰。誰推我。言時酒已驚醒。衆不敢言。而佛爺爾時獨震懼失次。帝察狀。即曰。汝父自罹國法。朕偶言之。汝便思復仇耶。侍從速爲我執下。佛爺遂被執。帝還宮。頒諭擬令內監撲殺之。於時親從妃嬪。均趨帝前壓驚慰問。並代佛爺懇免。

于社稷。倘欲順從意旨。以圖聖心快悅。便于驅使。則可含奕謨而用奕匡。
(即慶親王)臣今將死。敢不竭盡所知。願太后擇之。嗣佛爺雖能稱恭王之言。而卒含奕謨而用奕匡。國事遂不可問。

慈肅宮中遇劍俠

吾前記之啞宮女有鄰女名雪娟者。入宮後。執役梳妝便殿。伊嘗謂余云。佛爺平生。曾遇劍俠一次。某年春暮。佛爺方卸裝。攏髮就寢。當鏡而坐。傍立宮女四人。二在側。二在室外。忽有光如電。透鏡中。繞屋梁而逝。爲佛爺瞥見。問宮女曰。汝等見何物入殿中否。衆莫知所對。亟命人執燭環視之。無一物。四宮女皆懼。佛爺不以爲意。無何而冷光忽擊。又環繞殿中一匝而出。佛爺喚宮監及侍衛于院中。殿上尋視之。皆無所有。次晨。我(雪娟自稱)掃除殿中。忽見鏡背有黃紙一枝。硃字甚小。紙上若歌若詞。詞云。天蒼蒼。地茫茫。龍戰。血玄黃。甲代庚。天下亡。彼其人兮。武與楊。末署翼衛柳署。我書。懼不敢呈。匿之。佛爺崩逝後。我被遣出宮。出其字。使人識之。有解之者曰。甲戌庚者。甲午戊戌庚子三政變是也。武與楊者。指佛爺爲則天太真也。是時距洪楊亂未遠。翼者或指翼王。翼衛者或即翼王之部下柳其姓耳。

清宮之龍涎香

宮中藏有真正龍涎香一盒。其物係和坤抄家時。沒入官庫者。和坤得自粵省官吏。入宮而後。至西佛爺當國時。雖秘固寶藏。然其物色質黝暗。詢之宮中。亦無人知其名。光緒時。內監漸多以竊取宮中寶物爲事。此物遂展轉出露于人間。某日。一太監持黑炭數錠。其質似石。而其形爲墨如煤。甚香。香逾尋常。擊之。示于徐相。徐相微視之。皇極言曰。此真正龍涎香也。遂自太監手中購之。問尙有乎。太監曰。此物甚多。惜皆不識。全已隨

便贈遺拋棄矣。徐悵然。遂持歸家中。時取出玩不釋。聞徐相薨時。其兩手異香撲入眉宇。殮時猶不散云。

第一入宮之伶人

伶人入宮者。第一人爲穆子。穆子即穆春山。據南府內監李小辦云。宮中唱演戲劇。在同光前。向由南府習演之。無班伶外戲入宮。但南府內監演者多係小嗓。生淨亦少用本嗓者。即有之。而其音腔亦不及班伶。越甚。佛爺久生厭。頗謂其欠佳。因聞穆子名。遂召入宮試演。穆子聲如洪鍾。腔調亦極有變化。佛爺大爲歎賞。因時時召入之。如劉美案。劉判官。黑風帕。諸劇皆常演之。嗣以多穆子配戲者。口音不合。穆子又將其高足許蔭棠及孫帖雲等。先後引進入宮。而班伶入宮者。至是遂多至數十。於是南府內監多科班外角。分遞扮演。每班一齣。無復混合矣。而穆子既邀寵。亦百般驕縱。其後宮中演劇。穆子輒稱病不到。佛爺一日召穆子至。問其故。穆子自稱病氣。實不能演。慈肅命人責杖之。旋下諭曰。穆子如不入宮。則即不准在京演唱。穆子至是無可逗留。乃攜其妻及其子南下赴滬。京伶之赴滬演唱者。以穆子爲最先。其後遂老死滬濱。不復還京云。



龍華

天虛我生

銀鬚細馬車。車。應亂飛紅點。髮。油壁不遮香。轡。半容人坐半容花。

名人錄



齊 變 元

齊變元號撫萬。天津蘆台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見習於陸軍第六鎮。任下級軍官。旋送入陸軍大學肄業。不久回師部任參謀人員。後漸擢遷。民國二年李純督贛。齊充督署參謀長。次年調充江西第五補充旅旅長。繼改第六師十二旅旅長。五年任第六師師長。六年李純移督蘇。齊充江蘇軍務幫辦。兼江甯鎮守使。九年十二月李暴卒。齊繼江蘇督軍。十二年十月以助曹錕有功。任蘇皖贛巡閱使。十三年後兼導淮督辦。八月迎曹吳意旨。合蘇皖閩贛四省軍隊攻浙。曹更令兼淞滬護軍使。民國以還。以巡閱使而兼護軍使者自齊始。曹退吳敗。齊又宣布本省保境安民。兼通電擁戴與浙滬聯軍同情之段祺瑞氏。

前期勘誤表

題 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	一上	一行	Frank	Frank
	一上	一行	Simonds	Simonds
政局大變中之上海輿論五下	八行		相日本	和。日本
國內外一週大事紀	四上	七行	與典刑	以典刑

羨慕

殷格蘭之傑作

慈禧秘紀

四插圖說明

二插圖說明

三插圖說明

一遠 四行

二下 四行

二下 四行

為。謀。吳。馮

邱。虎。

邱。虎。

Givens

闇。夜

黑暗紅燈

謀。為。吳。馮

虎。邱。

虎。邱。

Give us

昏。夜

黑暗處。紅燈